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五七年

冰心作品集



1957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57 年

小桔灯 (2)

一个渔村女教师

——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 (6)

1956 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13)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23)

观舞记

——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27)

别踩了这朵花 (31)

试谈短篇小说 (34)

西郊短简 (36)

从“到此一游”说起 (41)

我们拜访了火星 (45)

《泰戈尔诗选》 [印度] 泰戈尔著 (48)

我的秘密 (183)

《萨·奈都诗选》

..... [印度] 萨洛季妮·奈都著 (189)

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	(203)
莫斯科的上空	(207)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210)
第二颗人造卫星	(213)
“面人郎”访问记	(215)
向埃及人民致敬	(224)

1957 年

小 桔 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

“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

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瓢一瓢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57年1月31日，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作家出版社1980年4月初版。）

一个渔村女教师

——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

《二十四颗眼珠》是日本进步女作家壶井荣写的一本反战的小说。她通过一个很普通很年轻的渔村女教师——大石久子二十年中的经历，反映出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多大的灾害。这本小说的好处是作者抓住了人人熟悉的日常生活，极其动人地、细腻地描写出在一个小小的渔村里，小学一年级十二个男女学生，在日本统治阶级发动战争期间的悲惨遭遇。使我们触目惊心看到了在日本国土上，卷在侵略战争的浊流里，流离痛苦的广大人民；使我们对于战后还在过着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生活的日本人民，起了无限的同情与关怀。

我自己小的时候，曾看过几部日本的鼓吹侵略战争的小说，里面赞扬“武士道”，歌颂“大和魂”，里面的日本军人个个“忠君爱国”，个个“视死如

归”。正在受着日本军国主义者欺凌压迫的中国青年，在忧愤填胸之中，受了这些小说的蒙蔽，很容易认为日本兵士，个个都是死心塌地地替他们的统治阶级当炮灰，甘心情愿地作帝国侵略的工具。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心理实况，因此我们任何时候，看见了红帽箍的日本兵士，永远起一种极强烈的反感。当我战后到了日本，接触了一般的日本人民，看到了他们痛苦的生活，和他们素朴善良的本质，看到了他们不但和我们一样受到了他们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且更痛苦地受到了他们的欺骗。我痛恨那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压迫欺骗人民的鼓吹战争的文学！而《二十四颗眼珠》，却是叫出日本人民内心的痛苦，揭露日本统治阶级的罪恶的一本小说。它把日本人民在战争前后所受的欺骗和痛苦，以及日本青年如何万般无奈地走上战场，日本少年“为着能尽量地吃赤豆糕，所以就去当航空兵”，嘴上唱着：“……穿上七颗扣的军装，落樱般视死如归……”等等事实，赤裸裸地告诉我们：“落樱般视死如归”原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唱出来的！这里面有多少母亲和教师们的眼泪呵！

热爱生活，热爱儿童的大石久子，在她年轻的时候，穿着改制的西装，骑着如飞的自行车，每天来回走三十二里，到一个小小的岬角村去上课。她热爱她的一年级班上的十二个男女学生；她尊敬地称他们

为“君”，她亲热地唤着他们的外号，她熟悉他们的家庭状况，天真朴素的渔村孩子，更是无微不至地敬爱着她。当她伤脚休息的时候，这十二个小孩子，瞒着家人，忍着饥饿与劳累，走到他们从未去过的十六里外的“一棵松”去探望她。他们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这些孩子的同时出走，引起了父母们的担心，但当他们安全地回来，父母们不但没有责备他们，而且哈哈大笑，“对大石老师的敬爱更加提高了。”

但是，好景不常，这时日本统治阶级的侵略的魔爪，已从密云中伸了出来。“山雨欲来风满楼”，当大石老师在“本校”又作她的学生们五年级时代的级任的时候，情形是每况愈下了！统治阶级在加紧地征兵，和迫害进步分子，人民生活也更加穷苦了。女生中的松江，迫着“梳着日本式的发髻，穿了和服”在一个饭馆里当了女侍，另一个女生琴江，去当了保姆，“不久得了肺病；骨瘦如柴地一个人躺在堆东西的小屋里”，以后就死去了。又一个女生“富士子被她父母卖给别人了，就像家具和衣服一样……”男孩子们都要被征去当兵了。大石久子痛苦地决定辞职，她告诉母亲说：“辞了开点心铺也比这好，每天每天地都是忠君爱国，真腻死人了。”同时，教务主任也警告她：“大家都在说大石老师是共产党呢，要是不小心……”大石老师离开了，没有人“特别的挽留”，

“可能是由于学生们太喜欢她”！

她作为一个船员妻子的八年中，“中日战争爆发了，日德意三国缔结了防共协定，以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名义而实施的运动，使日本人民感到连在说梦话的时候，也不敢谈论国事了。”但是当她看见自己的五个男学生去参加征兵检查的时候，她想：“假使说在前面等待着这可爱的背影的，依然还是战争的话，那么人又为什么要生育和爱抚儿女呢？人们为什么不怜悯那些被炮火夺去的生命呢？为什么不去制止这种情形呢？”她终于在送别这些暗怀着悲哀的青年人的时候，低声说出：“可别光荣牺牲，千万要活着回来。”但是最后这五个人之中，只有两个回来，其中还有一个瞎子！

十八年以后，“虽然过着非人的生活，也要活下去”的大石老师，又回到岬角村来教学了。离职十三年中间的痛苦生活：累死了老病的母亲，牺牲了带病上船服役的丈夫，病死了因着饥饿而吃青柿子，得了急性肠炎的女儿——八津。母亲死了，请不到念经的和尚；丈夫死了，只得到一块“战死”的木牌；女儿死了，却连棺材也得用旧木柜来改做，祭品只是家种的南瓜……这一切，使得大石老师“显得苍老，连白头发也有了……要是腰再一弯，就完全是老太太了。”

“身体这样衰弱，而又这样劳累的她，这次得以再去教书”，还是全仗她的一个女学生早苗的暗中尽力帮忙，大石老师“困窘到连一件能穿来上课的衣服都没有”，也勉强地由她的大儿子大吉，划船送她每天去到岬角村去当一个“助教”。当她重见这荒凉的渔村，穿着破烂衣服的孩子，古老的校舍的时候，她的眼泪就流个不停了。她对她的一个女学生美佐子说：“没有来这里以前，觉得自己还和从前那样有精神，可是来了一看，总使我掉眼泪，掉眼泪，尽想着一些叫人掉眼泪的事……”从一个活泼快乐，西装骑车，风一般地掠过，被人称作“摩登女郎”的女教师，十八年后却颓唐衰老，泪不停挥，得了个“哭鬼老师”的绰号，这种改变，在日本恐怕不止大石久子一个人吧！

小说的末段，作者安排了两个悲惨动人的场面：大石老师同她的女学生美佐子，去上另一个女学生琴江的坟，她看到军人公墓，公墓依着甲午、日俄、中日战争的次序，前面立着许多石碑，有的已经朽烂了，有的已经倒了下来。在这中间，仁太，竹一，和正等几个学生的还是新近树立的。混乱的社会情况也表现在这里，这些被夺去的无辜的年轻生命的墓前，人们甚至连鲜花也忘了……立着木牌的是新的军人墓……现在人们在生活中，连做一块石碑送到

这里来聊以自慰的力量也没有了。这不过是日本国土的一小角，一个小小的岬角村，但已使人毛骨森然地看到几十年来为日本统治阶级充当炮灰的许许多多“无辜的年轻生命”的收场，而到了最后，这些新的“无辜的年轻生命”的父母，是被压榨得连给儿子墓上立石碑的力量都没有了。我们看到这里，能够不悲愤地对日本人民献上万分的同情么？

最后，死生流转之余，五个女生，两个男生在海边的水月楼，给大石老师开了个欢迎会。学生们虽然还是强作欢笑，说“都像从前当一年级生时那样”。但是大石老师在一阵笑声中，却总是含着泪。当这些学生传观着他们当年在“一棵松”照的相片的时候，传到瞎眼的矶吉手里，他笑着说：“眼珠没有了……可是这种照片我倒看得见……。”他用食指指着相片上一个个并排站着的同学，但是他指偏了，大石老师用清脆的声音说，“对，对！是这样，一点也不错。”而她的脸上却流着一行行的眼泪。大家都鸦雀无声。这时，带醉的两个女生，唱着唱着歌，忽然接着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故事就在这里结束了。

这是一本平淡，亲切，渗透人心的小说，得到了日本人民，尤其是母亲和教师的共鸣。它之所以能盛销一时而且被摄成电影，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如今在日本各地风起云涌的“母亲与教师协会”，在反对战

争，保卫和平上，作出了许多贡献，如赞助禁止原子弹氢弹，反对扩大美国军事基地等等，我认为这本书在促进这个运动上，是起了它的作用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三日

1956 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这是我们的第二本儿童文学选集。分类还是依照从前的，每种体裁内作品的排列，是以发表或出版的先后为序。

在今年的小说创作里，反映历史斗争的作品，比较地多了一些。显然地是作者们在选题的时候，他们自己过去所参加的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中，有些和大人们在一起奋斗的孩子们，为着解放祖国保卫祖国，贡献出细小的身躯里最大的力量，他们所表现的坚强勇敢的气概，给作者以极深刻、极生动、极鲜明的印象。故事的一切背景，对于作者也是熟悉亲切的。因此他能在回忆的激动里，很快很顺利地把它写了下来。这种描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的作法，我认为是对的。这集里选进了杨朔的《雪花飘飘》和王路遥的《小星星》等八篇。还有长些的，如孙肖平的《我们一家人》和郭墟的《接关系》，因为篇幅关系，没能够编进去。

反映学校、学生、少先队的生活的作品，比去年少些了，但却有内容比较新颖的，如陈炎荣的《省城来的新同学》。这里描写一个城市的孩子，跑到乡村学校来上学，她和她的同学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城市和乡村的孩子，以好奇的眼光互相窥探，从乡村同学的“恶作剧”开始，发展成城市和乡村孩子的互相喜爱，生活知识上的互相补充，在新事物的认识和应用上的互相帮助。这种从学校生活的特殊方面来选题取材，比停留在“拾物不昧”、“由吵架到团结”、“由捣乱到守纪律”的那种概念化、公式化、孩子们看了开头就猜着结尾的东西强得多。

反映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的作品，也不算多。这里选了王汶石的《少年突击手》和王福慧的《社里的孩子》，是比较活泼可喜的。反映工业建设的几乎没有，通过儿童生活来表现工厂、矿山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等情况，还有待于作者的努力。同时描写广泛的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却加多了，这是一个值得欢迎的现象！这里选进了杲向真的《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和王若望的《阿福寻宝记》等九篇。秦牧的《回国》反映了华侨儿童在海外的生活，和他们对于祖国的向往和热爱。梁学政的《在台湾一个五月的夜里》是描写在蒋集团统治下台湾小同胞的悲惨生活。这两篇是更会引起在祖国光明的环境中过着幸福生

活的儿童对于华侨和台湾儿童的同情和关怀。季康的《蒙帕在幻想》是描写一个瑶族的少年，在幻想过当猎人、当解放军、当画家之后，选择了农业，要“改变我们家乡那种落后的生产方法”。这篇仍是汉族作家写的。我们的许多兄弟民族，都有和汉族同胞一样但更黑暗的过去，又有和汉族同胞一样有着光明幸福的现在与将来。他们有许多许多美丽而充满了人民性的生活斗争的传说和故事。我们希望多有兄弟民族作家，替全国的儿童们写出和他们的歌舞一样地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

总起来说，小说部分里反映历史斗争的作品多，反映现实的作品少，虽然有它的原因，但不能不说是个缺点。我们希望作家们能够深入下去，使得自己对于目前现实的人物背景，也能和历史斗争的人物背景一样的亲切熟悉，那写起来也会很好的。

今年的散文，数量虽然不多，而内容却更清新活泼了！菡子的《五颗小小的心》，简洁精练，就像她所描写的五个小孩一样的天真、可爱。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朋友》娓娓地写来，不但生动地描写了几个可爱的小动物，背后还衬托着解放前劳动人民穷苦的生活，和作者童年从他们学来的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叶圣陶的《一个少年的笔记》，我们只能选到他已发表的一小部分。黄秋云的《高士其伯伯的故事》，

写得很好。高士其同志是儿童们熟识的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对于他的童年和他一生的斗争事迹，是极感兴趣的。这类的传记，无疑地对于儿童高尚人格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欢迎作家们多写点儿童所敬爱的历史上或是近代人物的传记。江山野的《贝斯特洛夫和他的父亲》，从家庭休假的背景中，写出中苏人民亲如家人的友谊，和一个永远活泼，不停劳动的老人的形象，是很别致而生动的。

在诗歌的园地里，产量是最高的。我们选了十一位作者的诗。这里面有袁鹰的表现国际主义同情友爱精神的《在美国，有一个孩子被人杀死了》，和柯岩的最被读者喜爱的《小兵的故事》等篇。百蒸的《妈妈！放开手罢！》表现了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要求，是比较别致的一篇。《营地哨岗》是少年自己的作品，作者刘君长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是一个中学生。

剧本的数量仍然不多，质量也有问题，最突出的是题材的狭窄。除了童话剧以外，大部分是写少先队的活动，似乎少年儿童剧本，一定要儿童演给儿童看的！此外，剧本的“戏剧性”很差，人为的冲突比较明显，看去使人觉得很勉强，不自然。儿童剧作者还要格外地努力钻研这种文学体裁的特征，和特殊的艺术技巧，因为舞台上的效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里选了梁彦、熊塞声的《巧媳妇》，姚易非、陈

友罕的《小公鸡》，李钦的《姐姐》，容曜的《妈妈在你身旁》，和柏叶的《金苹果》。

科学文艺的作者中，今年添了一位迟叔昌。他把科学知识极有风趣地融合在幻想的故事里，很引人入胜。我们选了他和于止合写的一篇《割掉鼻子的大象》。科学文艺作品是极受儿童欢迎而应该提倡的，我们希望这支队伍不断的扩大。

童话的题材，比去年宽阔了些。邓十蹀的《活矿工和死把头》，是流传在阜新矿区的传说。我们相信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队伍而深入到祖国各个角落的作者们，一定还会发掘出许多关于我国各族人民生活斗争的童话材料，来丰富这个领域的内容。这里选进的童话有葛翠琳的《雪梨树》，吴梦起的《小雁归队》等三篇。童话诗有李鲤的《神仙山》，张永枚的《神笔之歌》等六篇。

至于儿童们还迫切需要的好的惊险小说、寓言和游记，还选不出来。在这几种体裁上努力的作家，还是太少，是我们目前最大的缺憾！

从头再看一遍今年选集的目录，我们觉得今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从题材的宽阔性和描写的深刻性来说，都比去年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从儿童文学这个宽广的领域来看——它除了自己特有的“童

话”以外，还几乎包括一切的文学体裁，作者尽可以自由应用——我们对于目前儿童文学的质和量，都还是不能满意的。

但是，从头看看作品下面的作者名字，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些名字中有近半数不是儿童文学文坛上所熟悉的人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新涌现出来的业余儿童文学作者，这个情况说明儿童文学前途是充满了蓬勃的气象，非常使人乐观的！同时，这种情况也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帮助和注意青年业余作者，在儿童文学领域内，比其他方面尤为重要。

去年十月，创作委员会曾发出一些信函，请求读者和作者提出在阅读或创作儿童文学中所遇到的问题。在我们所收到的几十封回信中，大多数都提到现在的儿童文学作品题材窄、概念化、公式化，以说教代替形象感染，人物没有性格等等。其次就是缺乏文字的技巧、语言太晦涩、不简练、不美等等。

我们觉得这些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儿童文学的作者有两种，一种是有创作经验和文学修养的老作家，或者经常能写些东西的作者，他们为着“赶任务”或者以为写儿童文学，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不必从深入生活出发，可以不劳而获。他们抓住一个教育上的问题，预先画下了框子，然后去到儿童多

的地方，比如和少先队过几次队日，到小学校或幼儿园去“生活”几天，观察了孩子们的警戒矜持的表面的现象，听取了教师们谈的几件突出的自己没有看过的事实，就拼凑一段有“矛盾”有“转变”的故事，再引伸出一些教训。这种作品，不可避免地就会枯燥、生硬，“人物没有性格”，“以说教代替感染”！

写惯了以大人为阅读对象的作者，在客串地写儿童文学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忘了我们面对的不是低头凝注的成人，而是睁着灵活的大眼，带着紧张的笑容，唯恐从你嘴边漏掉一个字的孩子。我们不熟悉儿童的生活，不懂得儿童的心理，不照顾儿童的特征，不会向鲁迅先生学习：努力写出“比做古文还难”、“不用难字”、用“比较容易懂的话”的作品，结果作品中人物嘴里所说的都是那些“小大人”或“大小人”式的呆板晦涩的话！

儿童文学作者的另一种，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是生活在儿童当中，但是文学素养比较差的青年。这些作者熟悉儿童的生活，在选材上，当然是“近水楼台”，但是他们的文学素养差，看到了可写的现象，却抓不住突出的艺术的特点，抓住了突出的特点，又缺乏描写的技巧。他们因此很苦恼，他们常向老作家要求指示写作成功的秘诀。

我们认为任何一种劳动的成功，都不是不劳而

获的！都得有一段很艰苦的学习锻炼的过程。我们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向老作家学习，向世界上的文学巨匠学习，广泛地读，细细地读！不断地写，好好地写；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发表，等到我们写到“得心应手”的时候，我们才算是开始走上创作的道路。

此外，我们认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除了和一般文学的作者一样，必须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之外，他还必须有一颗“童心”。

所谓“童心”，就是儿童的心理特征。“童心”不只是天真活泼而已，这里还包括有：强烈的正义感——因此儿童不能容忍原谅人们说谎作伪；深厚的同情心——因此儿童看到被压迫损害的人和物，都会发出不平的呼声，落下伤心的眼泪；以及他们对于比自己能力高、年纪大、经验多的人的羡慕和钦佩——因此他们崇拜名人英雄，模仿父母师长兄姐的言行。他们热爱生活；喜欢集体活动；喜爱一切美丽、新奇、活动的东西，也爱看灿烂的颜色，爱听谐美的声音。他们对于新事物充满着好奇心，勇于尝试，不怕危险……。

针对着这些心理特点，我们就要学会用他们所熟悉，能接受、能欣赏的语言，给他们写出能激发他们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散文和小说；写出有生活趣

味，能引起他们钦慕仿效的伟大人物的传记；以及美丽动人的童话，琅琅上口的诗歌，和使他们增加知识活泼心灵的游记，惊险故事，和科学文艺作品。我们求得的效果是：我们的小读者对我们的作品，感到兴趣，觉得新鲜，直到爱不忍释地把它读完，把书合上之后，书中的背景，在他脑中还是一幅幅的鲜明的图画，书中的人物，在他脑中是一个个站起来的活人。小读者们自己独在的时候，不断地思索着它，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热烈地谈论着它，整个故事使他们感激奋发，快乐也好，伤心也好，其影响是使他们成为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活泼，更健壮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全国评奖大会”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开辟了一大片土地；一九五五年九月人民日报《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好像在这片土地进行了深耕；一九五六年六月，党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又好像在这片大地下了一番透雨。举目四望，我们看见了到处油然的新绿！从《中国少年报》和《少年文艺》去年联合征文的四万个应征者的人数看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上作努力的尝试的人真是不少，虽然质量还差。我们希望青年作家们，继续

努力去深入熟悉我们的对象——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熟悉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祖国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的蓬勃热烈的情况。好好学习，深深钻研，多多写作。积累的经验多了，就有进步。同时，只要写的人多了，我们就可以从量中求质，明年的选集，一定会比今年的更丰富一些。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1956《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6 月初版。）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看了《昨天人们手上的凤凰》这篇报道，使我难过了好几个日夜！这还不过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们的周围还有许许多多儿童，在不健康的环境中生长着，这是应该引起我们大家广泛地彻底地注意和讨论的时候了。

前年夏天，我到瑞士参加世界母亲大会，看到高悬的巨幅的“我们孕育了生命，我们就要保卫生命”的标语的时候，受了极大的感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于儿童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做父母的人充分地得到了各方面的督促和合作。我们的孩子从消极方面看不到黄色的电影和书画，积极方面有了宽广的活动场所，老师，辅导员也比以前更注意儿童的品德教育……我们可以骄傲地对全世界的母亲说：我们在保卫孩子，我们的孩子有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生长条件。但是，六亿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究竟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事

业，许多困难的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如哺乳母亲的工作时间问题，小学二部制问题，住宅问题等等，都与儿童心身的发育有关。这就向我们提出：我们不仅要保卫孩子在和平的环境中成长，还应该考虑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如何教育好孩子。家庭、学校、社会是教育儿童的三个重要方面。家庭，责无旁贷地有特殊的责任。

我们称孩子为父母的“爱情的结晶”，仿佛男女两方面由恋爱而结婚，自然而然地生了孩子，孩子是我们恋爱的“后果”而不是“前提”。但是，实际上，恋爱之所以必须有婚姻，除了男女两方因为“情投意合”、“志同道合”，希望长期共处之外，我们还要为我们“爱情的结晶”准备一个健康的家庭环境，让他在我们的协力爱护之下，欣欣向荣地生长起来，所以我们“保卫儿童”的工作，应该是在谈恋爱的时期就开始的。我们要考虑恋爱的对象，在身体健康上，在道德品质上，在生活习惯上……是否可以做我们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在准备做父母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自己的年龄身体、时间精神、经济能力，是否已经具备了迎接孩子来临的条件？条件具备了，我们还要有计划地生育，比方说：我们要几个孩子？这个孩子之间，要相隔几年？孩子要来了，我们对于他的衣、食、住、行的照管上，有多少知识，有什么准备？而在这

些复杂细致的问题上，我们常常不能掌握得很好，因此我们的孩子常常寒暖不调，饮食失时，睡眠不足……造成他们身体上的病痛，精神上的紧张。在我们自己工作的日子里，我们把他们“完全地”交给家里的老人，交给保姆，交给保育员；等到周末或是假期，我们就抱着拉着他们，去到街上的商店食堂，去赴各种的文娱晚会，我们勉强他们拖着疲乏的小腿，睁着困倦的眼睛，跟着我们在拥挤嘈杂的环境中，度过他们应当安静休息的下午或夜晚。我们不宝贵和他们同在的时间。我们不细心考虑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不懂得和学校、社会团体协商配合，防止他们参加成人的群众性的集会。我们把他们当作玩物，当作装饰品，指点评论，包围哄笑，使得他们兴奋疲倦，而喜怒无常，笑啼间作。我们不晓得“以身作则”，我们不爱劳动，不注意公共卫生，不爱护公共财物，我们吵架拌嘴，我们说谎骂人……小孩子的心眼，像明镜一般，一切都看在眼里，印在脑里，等到有一天，他们把我们的一些不好的言行，在他们的言行中反映出来的时候，我们却大吃一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痛苦是我们应得的还报！

有人把孩子比做一架极其精密敏感的仪器，把父母比做技术工人，这说明培养儿童不但辛苦紧张，而且需要无限的细心和忍耐。但是任何一对热爱祖

国热爱儿童的父母都承认：只要我们在孩子身上尽到了心，我们从孩子身上得来的快乐，是足以补偿我们的辛苦而有余的。当我们看到像鲜花一般的挺秀明净的孩子躺在怀里，站在面前，我们不感到快乐么？当老师和辅导员们夸奖孩子学习好，工作好的时候，我们不感到安慰么？当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付托，把一个健康、活泼、诚实、勇敢的青年，送进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队伍的时候，我们不感到愉快轻松么？这真是“大事一肩，双手交卸”了呵！

然而，我们做父母的义务和权利都是交卸不了的！只要我们在孩子身上用尽了心，孩子们也要在我们身上用心的，他们还要回来向我们汇报工作的成绩，听取我们的意见，参加他们所熟悉的，我们的温暖快乐的家庭生活，而且，他们也要和我们讨论：“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57年2月20日。）

观 舞 记

——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我应当怎样地来形容印度卡拉玛姐妹的舞蹈？

假如我是个诗人，我就要写出一首长诗，来描绘她们的变幻多姿的旋舞。

假如我是个画家，我就要用各种的彩色，渲点出她们的清扬的眉宇，和绚丽的服装。

假如我是个作曲家，我就要用音符来传达出她们轻捷的舞步，和细响的铃声。

假如我是个雕刻家，我就要在玉石上模拟出她们的充满了活力的苗条灵动的身形。

然而我什么都不是！我只能用我自己贫乏的文字，来描写这惊人的舞蹈艺术。

如同一个婴儿，看到了朝阳下一朵耀眼的红莲，深林中一只旋舞的孔雀，他想叫出他心中的惊喜，但是除了咿哑之外，他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但是，朋友，难道我就能忍住满心的欢喜和激

动，不向你吐出我心中的“咿哑”？

我不敢冒充研究印度舞蹈的学者，来阐述印度舞蹈的历史和派别，来说明她们所表演的婆罗多舞是印度舞蹈的正宗。我也不敢像舞蹈家一般，内行地赞美她们的一举手一投足，是怎样的“出色当行”。

我只是一个欣赏者，但是我愿意努力地说出我心中所感受的飞动的“美”！

朋友，在一个难忘的夜晚——

帘幕慢慢地拉开，台中间小桌上供养着一尊湿婆天的舞像，两旁是燃着的两盏高脚铜灯，舞台上的气氛是静穆庄严的。

卡拉玛·拉克希曼出来了。真是光艳的一闪！她向观众深深地低头合掌，抬起头来，她亮出了她的秀丽的面庞，和那能说出万千种话的一对长眉，一双眼睛。

她端凝地站立着。

笛子吹起，小鼓敲起，歌声唱起，卡拉玛开始舞蹈了。

她用她的长眉，妙目，手指，腰肢；用她髻上的花朵，腰间的褶裙；用她细碎的舞步，繁响的铃声，轻云般慢移，旋风般疾转，舞蹈出诗句里的离合悲欢。

我们虽然不晓得故事的内容，但是我们的情感，却能随着她的动作，起了共鸣！我们看她忽而双眉颦蹙，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忽而笑颊粲然，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侧身垂睫表现出低回宛转的娇羞；忽而张目嗔视，表现出叱咤风云的盛怒；忽而轻柔地点额抚臂，画眼描眉，表演着细腻妥帖的梳妆；忽而挺身屹立，按箭引弓，使人几乎听得见铮铮的弦响！像湿婆天一样，在舞蹈的狂欢中，她忘怀了观众，也忘怀了自己。她只顾使出浑身解数，用她灵活熟练的四肢五官，来讲说着印度古代的优美的诗歌故事！

一段一段的舞蹈表演过（小妹妹拉达，有时单独舞蹈，有时和姐姐配合，她是一只雏凤！形容尚小而工夫已深，将来的成就也是不可限量的），我们发现她们不但是表现神和人，就是草木禽兽：如莲花的花开瓣颤，小鹿的疾走惊跃，孔雀的高视阔步，都能形容尽致，尽态极妍！最精彩的是“蛇舞”，颈的轻摇，肩的微颤：一阵一阵的柔韧的蠕动，从右手的指尖，一直传到左手的指尖！我实在描写不出，只能借用白居易的两句诗：“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鬋斗薨龙蛇动”来包括了。

看了卡拉玛姐妹的舞蹈，使人深深地体会到印度的优美悠久的历史艺术：舞蹈、音乐、雕刻、图画

……都如同一条条的大榕树上的树枝，枝枝下垂，入地生根。这许多树枝在大地里面，息息相通、吸收着大地母亲给予它的食粮的供养，而这大地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印度的广大人民群众。

卡拉玛和拉达还只是这棵大榕树上的两条柔枝。虽然卡拉玛以她的二十二年华，已过了十七年的舞台生活；十二岁的拉达也已经有了四年的演出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印度的伟大的大地母亲，还会不断地给她们以滋润培养的。

最使人惆怅的是她们刚显示给中国人民以她们“游龙”般的舞姿，因着她们祖国广大人民的需求，她们又将在两三天内“惊鸿”般地飞了回去！

北京的早春，找不到像她们的南印故乡那样的丰满芬芳的花朵，我们只能学她们的伟大诗人泰戈尔的充满诗意的说法：让我们将我们一颗颗的赞叹感谢的心，像一朵朵的红花似地穿成花串，献给她们挂在胸前，带回到印度人民那里去，感谢他们的友谊和热情，感谢他们把拉克希曼姐妹暂时送来的盛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别踩了这朵花

小朋友，你看，
你的脚边，
一朵小小的黄花。
我们大家
 绕着它走，
别踩了这朵花！

去年有一天：
秋空明朗，
秋风凉爽，
它妈妈给它披上
一件绒毛的大氅，
降落伞似地，
把它带到马路边上。

冬天的雪，给它

盖上厚厚的棉衣，
它静静地躺卧着，
等待着春天的消息。
这一天，它觉得
 身上润湿了，
它闻见泥土的芬芳；
它快乐地站起身来，
伸出它金黄的翅膀。

你看，它多勇敢，
就在马路边上安家；
它不怕行人的脚步，
它不怕来往的大车。

春游的小朋友们
 多么欢欣！
春风里飘扬着新衣
 ——新裙，
你们头抬得高，
 脚下得重，
小心在你不知不觉中，
把小黄花的生机断送；
我的心思你们也懂，

在春天无边的快乐里，
这快乐也有它的一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少年报》1957 年 4 月 25 日第 342 期。）

试谈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就它的命名来说，既然是“短篇”，当然就不长，既然称“小说”，就应该有故事。

我觉得短篇小说应该是在比较短小的篇幅中，用最经济的手法，极其精练地写出故事中最精彩最突出最生动的一个场面，如同彗星在长空中划过，我们所看到的最灿烂活跃的一段。

一篇好的短篇小说，最能显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熟悉，对于事物的敏感，对于材料的剪裁。

短篇小说写起来不一定比长篇容易，因为主题的选择，情节的剪裁，文字的推敲，要用去许多工夫。

“五四”以后，短篇小说的创作，盛极一时，现在比较少多了，短到万字以下的，就尤其少。《文艺根》编辑部就短篇小说问题召开了座谈会，也广泛地征求作家们的意见，我觉得是很及时也适合于读者的要求的。大家好好地谈一下，把这个文学体裁的定义，弄得明确起来，同时大家也都来写写看，百花齐

放地把文艺园地装点得更活泼绚丽一些。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57 年 5 月 12 日第 6 期。)

西 郊 短 简

克家同志：

你叫我谈诗，我真不知从哪里谈起。从前读过学过的一点点诗的理论，早忘得一干二净，同时我想诗的定义没有多大用处，有的诗是用诗的形式写的，而内容却没有“诗”的情味，这例子，古今中外都有，而且同一个诗人写的，也有好诗，坏诗，与非诗之分。

作为一个爱好诗的人，我只能说出我自己喜欢的是哪一种的诗。

我喜欢那充满着真挚浓厚的情感的诗。他心中鼓荡着万斛热泉，自己按捺不住，像“啼血”的杜鹃一般，一声紧似一声地高唱！他热爱人民，热爱生活。他对周围的一切，有着无穷无尽的感情，他热爱它们，留恋它们，歌颂它们；若是在他的人民头上忽然来了一股暴力，一阵阴影，使他们的生活窒息了，黑暗了，他就要呼号，就要诅咒……在真挚的爱和真挚的恨之间，他能写出“轻不着纸”的绕指柔的诗篇，

也能写出“力透纸背”的百炼钢的豪句！

当然，一首好诗不但要有高尚强烈的感情，也要有美丽铿锵的音韵。我是喜欢背诗的人，深深地感到诗的音乐性的重要。一首音乐性很强的好诗，对于群众有极大的鼓舞和激发。印度人民热爱诗歌，我想就与他们诗歌的铿锵的音韵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广场上簇拥围坐的数千男女老幼，会肃静无声地随着朗诵的顿挫抑扬而眉飞色舞，而头动身摇。我觉得广大人民对于诗歌的第一个要求，恐怕就是“念来好听顺口”，我读到的儿童写的和战士写的诗，几乎全是有韵的——这“韵”当然是现代口语上的“韵”，诗韵上的字，若按现代的读法，有许多是押不上韵的。

提到印度人民热爱诗歌，不能不想起被印度人民所热爱的印度诗翁泰戈尔。无论我听到印度的国歌，或是听台上有人朗诵，我的印度朋友总在旁边轻轻地告诉我：“这一首是泰戈尔写的！”他们提到泰戈尔名字的时候，脸上总是显着光辉，显着骄傲。我能够了解印度人民为什么喜欢泰戈尔，他的诗永远是那么美，那么清新，那么富有音乐性，但是直到我翻译泰戈尔的《集外集》，才接触到他的爱国的，富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诗篇。在我翻译着他的对殖民主义者严词指斥的诗的时候，我总是十分兴奋，十分紧张！我常常感到快乐——为着他替我说出了我所不

能说出的雷霆般严厉的话语而快乐，我也常常感到痛苦——因为我从我自己贫乏的词汇中，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来翻译他的尖刻有力的诗句。这种诗在《集外集》里多得很，我的原稿交到出版社去了，姑且摘出一首他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关于非洲的诗来，让你看看吧。

在混沌世纪的朦胧晨光中，
当上帝对他自己的作品发气
对他幼稚的创作猛烈地摇头，
一阵烦躁的波浪把你从东方的
怀抱中攫走，亚非列加，
把你关在大树围守的
昏暗的密栏里让你沉思。
在那里，在你的深密黑暗的地洞里
你慢慢地积累起荒野的不可理解的神秘，
精研那难读的地和水的符号；
自然的秘密的魔术在你心中
启发了知识界限以外的巫术的仪式。

你装成残废的样子来嘲弄那可怕的，
在仿效一个庄严凶猛的吼叫中
使你可怕来征服恐怖。

①，你是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庄严变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像。
那些猎人以捕人的陷机掩袭了你，
他们的凶横比你的狼齿还要锐利，
他们的骄傲比你的不见天日的森林还要盲目。

文明人的野蛮的贪婪把无耻的不人道剥得
赤裸，

你哭泣了，但是你的号叫被闷住，
你林中的小路被血泪浸得泥泞，
强盗们的钉靴在你受辱的
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
抹不掉的印迹。

但是隔着海洋却总有
礼拜堂的钟声在他们市镇村庄中敲起，
孩子们在母亲怀中酣睡，
诗人们在吟唱“美”的颂歌。

今天在西方的地平线上
风沙壅塞了落日的天空，
野兽爬出他们黑暗的洞穴，
用狂吼来宣告死日的来临。
来吧，你这宿命时间的诗人，

站在这被劫夺的女人的门前，
求她饶恕吧，
在这死去的大陆的昏迷之中
让它成为最后的伟大的话语。

只录这一首吧，你看如何？
匆匆，祝你健康愉快地写作！

谢冰心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7年6月25日第6期。）

从“到此一游”说起

亲爱的××：

在我上火车以前的两个钟头，接到你的电话，这很出我意外，我以为你正在上课。你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小，却很激动，使得我相当难过！那一天我们在一起玩得多么痛快，虽然到晚来大家都有点疲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又可以见面。

从江南回来早已半个多月了，北京是整天的大太阳，加上日夜的卷地的呜呜的风，在城外尤其觉得。回想我在江南的三个星期，除了有三个晴天之外——多么侥幸，我们在一起玩的那一天，最后仍是晴天——不是阴天，就是下雨，一切江南的景物，几乎全是在雨中看的，真是“烟雨江南”了。

那天人多，我没得机会向你描述我所玩过的江南各胜：如同扬州的瘦西湖（这是江北）；镇江的金山寺——传说上白娘娘和法海斗法的地方；无锡的太湖；宜兴的善卷洞，善卷寺是传说中祝英台读书

处；苏州的虎丘、拙政园、留园等处；都是我在历史上，小说上，诗歌里读过而自己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本来就美，再经过最近各地人民政府的大力修缮，到处都焕然一新。游览之下，使我为着祖国从前和现在的人民的智慧和努力，感到无尽的快乐和骄傲！在这封信里，我不想多描写风景，反正这些地方离你都不算远，你将来都有机会去玩的，我只要和你谈一桩使我难过的事情。

在我这次的游览中，我常常在新灰刷过的墙壁上，新油漆过的门扇上，石桌上，树上，发现有用粉笔写、铅笔写或是用小刀刻的“×××到此一游”，底下是年月日。这日子都不是很早的，大约是十天之内。人多的明显的地方还好一些，偏僻的处所，就更多了，而且是大字纵横，看了真使人难受！

这些人的心里，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在苏州留园门口的“留言簿”上，我看了许多游人留题的字句，大都是赞美这名胜的美丽，然后发出一种感慨，不知这次玩过何日再来？或是可惜我的朋友某某人，没有和我同游等等。这些情感，是文艺作品的来源之一。古今中外的诗文集成的许多写景或是赠友的作品，都是从这种情感出发引伸的。

但是这种情感，是否就必须写在当地的墙上呢？我觉得大可不必！若是你觉得必须当时当地把它倾

吐出来，那就不妨像留园的留言簿上的游人那样，把它写在本子上，留给后来的人看。如果只写“×××到此一游”再注上年月日，那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倘若你是写给别人看的，表示你×××，到过此地了。不认识你的人，对你这两三个字的姓名，不但不会留下印象，而且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认识你的人看到了，也许在写信或是见到你的时候会问：“你到某地去玩过了？你为什么在墙上胡写一通，毁损公共财物呢！”

倘若你是写给自己留个纪念，准备将来重游的时候，好去寻找旧日的字迹，唤起当时自己思想感情中的一切，那就不如回去把自己的感想记在日记上，写在信上，投到墙报或校刊上，这样，自己感想也写出来了，别人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许多有名的游览的文章，都是这样流传下来的。

最坏的现象是：自己走马看花，没有什么感想，只是看见别人这样地写了，自己也不甘落后，于是在洁白的墙上，又加上一行！

这些字迹，大概都不大熟练工整，但是从姓名和年月日上，我们不敢断定是小朋友们涂的，只有一次，我看见用红漆在石壁上写着“×××中队，到此一游”的字样，使我吃了一惊！这些名胜建筑，都是祖国千百年来人民智慧的结晶，人民政府从它们颓

毁荒凉的景况下，惨淡经营地把它修复了起来，以供我们的游赏的，而新中国的少年，却跟在毁损公物人们的背后，去毁损糟蹋，这是和社会主义社会新人应有的品质背道而驰的。

天气越来越暖了，正是出门游览的好时光，我希望你们出去游玩的时候，不但自己不在墙上写“×××到此一游”，或其他的字样，同时也要劝止别人不要这样做。此外我还看见在公园或其他游览的地方，有人把里面的凉榻椅桌，任意地挪动践踏，瓜子花生的壳子，以及果皮糖纸，扔得满处都是，而且随地吐痰！这都是旧社会带来的最恶劣最不讲公德的作风，我们自己一定不要这样做，也要劝别人不要这样做！

“六一”节快到了，你们学校里有什么庆祝没有？有你表演的节目么？好好地玩吧，像一个新中国的新少年那样好好地玩！

你的朋友 冰 心

1957年5月30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57年6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我们拜访了火星

一只巨大的宇宙飞船
泊在岸旁，
“开船啦，开船啦！”
一位苏联海员叔叔
站在船边带着笑喊；
这船，有点像喷气式飞机，
张着一对光明的翅膀。

扶梯上许多来自各国
——中国、日本、埃及、印度
……的小朋友，边说边笑，
咕咕呱呱地排队往上走；
个个人脸上发着快乐的光，
个个人手里提着旅行箱。

我们刚走进船里，
 整整齐齐地坐成几排，
这只船已经开动，
稳稳地渡过茫茫的云海。
只看见圆圆的船窗外
 飞掠过许多星星，
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时辰——
“到了！到了！
下面就是火星！”
我们纷纷站起，
 按着一颗狂跳的心

呀！真是神话般地美妙！
下面是一簇一簇的红色的花，
 群一群的红色的鸟；
还站满了许多举着红旗
 穿着红衣的小朋友！

他们齐声地笑着喊：
“欢迎！欢迎！
你们都叫什么名字？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小客人？”
我们和他们紧紧地握手，

我们和他们热烈地拥抱，
我们说：“我们是从地球来的小客人；

我们的发音虽然不都一样，
我们的名字却都叫‘和平’！”

1957 年

（本诗曾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泰 戈 尔 诗 选》

〔印度〕泰戈尔著

序 诗

现在我把我的诗
紧密地装在这本子里
像一只挤满了鸟雀的笼子一般送去给你。
那碧空，那围抱星辰的无尽处，
我的诗句群飞穿过的空间，
都被留在外面。
繁星，从夜的心头摘下，
紧紧地结成链环
也许能在天堂近郊的
珠宝商人那里沽得高价，
但是神人们就会怀念
那不分明的超凡的空灵价值。

想象一首诗歌忽然像飞鱼般
从时间的静深中闪过！
你不想把它网住
和一群俘获品一起
陈列在你的玻璃缸里么？

在公子王孙的闲暇的悠长的年月，
诗人天天在他的仁慈君王面前
朗诵他的诗句，
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的鬼魂
在用黑色的沉默
来涂抹那共鸣的悠闲的背景，
在不协调的自然伴奏中活跃了起来；
那时候诗句还不是用

整齐的字母排列起来，
叫人默默地吞咽下去。
呵，那为倾听而写的诗歌
在他们主人的批评的眼光之下，
今天就像一队连锁起来的奴隶
被放逐到无调的纸堆的灰黯里，
那些曾被永恒亲吻过的
在出版者的市场上却迷了路。
因为现在是无可救药的慌忙与拥挤的时代

那抒情诗的女神
去到苦吟者心里的时候
必须坐电车和公共汽车的。

我叹息我恨不生在
迦梨陀婆的黄金时代，
而你是，——但是这种胡乱的愿望有什么用
处呢？
我是无望地生在这忙乱的出版社的时代，——
一个落后的迦梨陀婆，
而你，我的情人，是极端地摩登的。

懒洋洋地你躺靠在安乐椅上
翻着我的诗卷，
你从来没有机会半闭着眼睛
来听那音节的低吟
而最后给你的诗人戴上
玫瑰的花冕。
你给与的唯一的报酬
就是几个银角
支付给大学广场上
那个书摊的售书员。

I

1

来吧朋友，不要畏缩，走下到
坚硬的土地上。
不要在昏暗中收集梦想。
风暴在天空中酝酿，
闪电抽击我们的魂梦。
走下到平凡的生活里吧。
幻想的网儿撕破了，
在乱石墙中寻求隐蔽吧。

2

我的情人的消息
在春花中传布。

它把旧曲带到我的心上。

我的心忽然披上了

冀望的绿叶。

我的情人没有来，但是她的摩抚在我的发
上，她的声音在四月的低唱中从芬芳的
田野上传来。

她的凝注是在天空中，

但是她的眼睛在哪里呢？

她的亲吻是在空气里，

但是她的嘴唇在哪里呢？

3

呼唤是毫无结果的，

愿望的热火是完全虚空的。

太阳落到他休息的处所。

林中朦胧空中璀璨。

低视慢步地晚星

跟着去日来了

黄昏的气息里深深地

充满了别离的意绪。

我把你的双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用我的渴望的眼睛紧紧地
捉住你的眼睛；
寻找呼唤，你在哪里，
哪里，呵，哪里！
哪里是在你里面深藏的
不灭的火焰！
如同黑暗的晚空中
孤寂的星星
那天上的光明，在它无尽的
神秘中，颤动着，
在你的眼里，在你眼睛的深处
闪射出颤抖着奔放的神秘的灵光。

我无言地凝注着它，
我全心全意地跃入
这无底的渴望的深处：
把自己淹没了。

4

如果在爱中只有痛苦
那为什么要爱呢？
那是多么痴傻，你要求她的心

只为己把自己的心献给了她！
愿望在你血中燃烧
疯狂在你眼中闪烁
为什么有这样的功过的循环？

于世无求的人
他是个自安自足者；
春天的柔气是为他的，
还有繁花和鸟语；
但是爱情来了像一片吞噬的阴影
遮没了整个世界，
吞蚀了生命与青春。
那为什么要寻求这使生存黑暗的阴雾呢？

5

我曾珍惜幻想
但现在我把它们抛弃了。
遵循那错望的道途
我踩到荆棘
才晓得它们不是花朵。

我将永远不和恋爱胡闹，

也永不和我的心戏弄。
我将在你里面寻求隐蔽
在这苦海的岸边。

6

我曾在百种形象百回时间中爱过你，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我的爱心织穿起来的诗歌的链子
你曾仁慈地拿起挂在颈上，
从这代到那代，从今生到他生。

当我听着原始的故事，
那远古时期的恋爱的苦痛，
那古老时代的欢会和别离，
我看见你的形象从永生的
昏暗中收集起光明
像永远嵌在“万有”记忆上的星辰呈现着。

我俩是从太初的心底涌出的
两股爱泉上浮来。
我俩曾在万千情人的生命中游戏

在忧伤的充满着眼泪的寂寞中，
在甜柔的聚合的羞颤中，
在古老的恋爱永远更新的生命里。

那奔涌的永恒的爱的洪流
至终找到了它的最后完全的方向。
一切的哀乐和心愿，
一切狂欢时刻的记忆，
一切各地各时的诗人的恋歌
从四面八方到来
聚成一个爱情伏在你的脚下。

7

在你激动情感的中流受了诅咒的打击，你
的生命凝固成一块顽石，洁白，冰冷而无
情。
你在尘土中洗了圣洁的澡，跃入大地的原
始宁静的深处。
你在无边沉默中躺下，在那里残日下坠，像
带籽的落花，要在新的清晨萌芽。
你从草木的根苗像婴儿的手指一般握紧母
亲的胸乳，感到了太阳亲吻的激情。

在夜里，尘土的疲倦的孩子们回到尘土中来，他们有节奏的呼吸，用伟大温柔的大地的母亲来摩抚你。

野草用亲昵的花链来缠绕你。

你被生命的海洋所围卷，它的浪花就是叶动，蜂飞，蚱蜢的跳舞与蛾翅的颤翕。

世世代代你俯地倾听，数着那看不见的来者的足音，在他的接触之下，静默发出光辉成为音乐。

女人^①，罪恶把你剥得赤裸，诅咒把你洗净，你升华成为完美的生命。

无底深沉的黑夜的露珠在你眼睫上颤动，常青年代的青苔在你的头发上攀缘。

在你的觉醒中你有新生和古代的奇迹，你和新花一样的年轻和山岳一样的古老。

① 这女人是印度神话中的阿赫里耶，是梵天所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她和雷天私通，她的丈夫乔答摩仙使她变成一块顽石。后来受了英雄罗摩的抚触，又回复了原形。——译者

8

来吧，那能把我从劳役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朋友，
因为在香客们奔随他们梦想的时候我掉在后面了。

像一股忽然涌溢带着它的贡献奔流入海的洪流，
来把我从重压的担负下席卷了去。
来自人群里
你，我所完全归属的人，
那能叫出我的真实名字的人
并且永远对我微笑使我认识的人。

9

枷锁么？它们真是枷锁，我们心里的恋爱和希望。

它们像母亲的双臂把孩子抱紧在她温暖的胸前。

渴么？是的，就是这渴把生命带向它的快乐
的每一源泉在永恒母亲的胸乳里。

谁愿意把孩子生长的生命的渴拿走，把母
亲围抱的手臂打开呢？

10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
当我们的眼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
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
日夜地
像一只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浪上摇荡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它好像在无穷尽的追求中
在秋云里航行
又开放成晚间的花朵
在落日下寻找它失去的语言。

它像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

在绝望的朦胧中
寻求它自己的意义——
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11

我的存在的主，在我身上你的愿望满足了
么？

没有服务的白日过去了，没有爱的黑夜过
去了。

花儿落在尘土里也没有采集起来求你接
受。

你亲手调整的琴弦已经松弛，失去了音调。
我睡在你花园的浓阴中却忘了替你灌溉花
木。

时间已经过去了么，我的情人？我们已到了
这

游戏的终结么？

那就让别离之钟敲起，让早晨来使爱恋重
新清爽。

让新生之结在新的婚证中为我们打起吧。

12

在青春的加冕典礼中，迦梨陀娑，
你登上宝座，你的爱人坐在你旁边，
在“爱”的最初的乐园里。
大地在你脚下铺上翠绿的地衣，
天空在你头上张起绣金的伞盖；
季节捧着各种魅惑的酒杯
 围绕着你跳舞，
整个宇宙把自己交付给你的欢乐的寂寥，
在你新婚洞房的无边静寂中
 不留一丝人间愁苦的痕迹。

忽然间神的诅咒从天下降
在青春的自私的无边分离上
 投掷下隔绝的霹雳。
一瞬间季节的侍奉终止了
当面纱从爱的孤独里扯走的时候，
在泪眼模糊的天空中出现了
六月霖雨世界的行列
你死别的心的悲哀的音调，穿过它，
走到一个远远的梦里去。

13

今天早晨短短的诗歌和小小的事情来到我的心头。

我仿佛在溪流上泛舟，经过两岸上的世界。每一段小景物都叹息着说，“我走了。”

世间的苦乐，兄妹似的，从远处向我抬起他们可怜的眼光。

家庭的爱从她的屋角外窥，送给我掠过的秋波。

我用渴望的眼光从我的心窗中向着世界的心凝望。

我感到把它一切的好处和坏处算在一起，它总是可爱的。

14

你这物件的海洋，他们说，在你的幽深之中有无穷尽的珠宝。

许多在海中熟练的潜水者在寻找它们。

但是我不愿和他们一起寻求。

在你水面闪烁的光明，在你胸怀起伏的神秘，那使你波浪疯狂的音乐，和在你浪花上跳跃的舞蹈，对我已够满足了。

万一我对这些感到厌倦，我就跳进你那无穷的深处：那或是死亡，或是珠宝的地方。

15

你将在我里面像满月在夏夜中沉默地居住。

你含愁的目光将在我的游荡中看视着我。

你面纱的影子将投放在我的心上。

你的呼吸像夏夜的满月将在我梦上翱翔，使它芬芳。

16

呵，神圣的人，用你神圣摩触的光使我们的努力成圣。

住在我们的心里，

使你伟大的形象常在我们的面前。

饶恕我们的罪恶，
也教导我们去饶恕别人。

引导我们通过一切哀乐
到达宁靖坚强的境地，
用爱感动我们
克服自身的骄傲，
让我们因着对你的皈依
放逐了一切的憎恨。

17

不停的是使天空愁倦的淋漓的雨。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狂啸的风在呜咽与叹息中死去。
它在无路的田野中追逐着什么飞影呢？
黑夜像盲人眼睛一般地绝望。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波浪在消失在无涯的黑暗里的河中猖狂。
雷在咆哮，电光在闪动它的牙齿。
星光死去。
可怜的是无告的人！可怜的是无家的游子！

18

你独自看守了一夜，你的眼睛疲倦了，可爱的人！

灯光昏淡了，在晓风中闪摇。

拭去你的眼泪，我的朋友，把纱拉上你的胸前。

秋晨是静止的，树木的芬芳在空气里，草径是爱抚般地温柔。

让可怜之夜的花环扭弯地放在床上吧。

出到这清晨的世界中，采下鲜花来兜在你裙子里，也把新蕊插在你发上吧。

19

我把我的心弃掷在世界上；你把它拣了起来。

我寻求快乐却收集到忧愁，你给我忧愁我却发现了快乐。

我的心散成碎片，你把它们拣在手里把它们穿在爱的绳上。

你让我挨户地游荡让我晓得最后你是离我
多近。

你的爱使我投入深愁。

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已在你的门前。

20

我的心像在雨天里的一只孔雀，
张开它那染着狂喜色彩的思想的羽毛
在它的狂欢中从天空找些幻象，——
渴望着一个它所不认识的人。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云雷隆隆地走遍诸天——

骤雨卷过地平，

鸽子在巢里静默中颤抖，

青蛙在泛涨的田中噪鸣，——

云雷隆隆。

呵，那在王宫塔上的，

那打开她浓黑的发辮，

把蓝纱挂到胸前的她是谁？

在电光的急闪中她倏然惊走

让她的黑发飞舞在胸前。

呵，我的心像孔雀般舞蹈，
雨点在夏天的新叶上滴沥，
蟋蟀的颤鸣惊忧了树阴，
河水涨岸冲洗了乡村的草地。
我的心跳舞起来了。

21

沉默的大地看着我的脸张开她的手臂围抱着我。
在夜里星辰的手指摩抚我的梦魂。他们知道我从前的名字。
他们的微语使我忆起那长长的无声的催眠歌的音调。
他们把初晓光明中我所看见的笑容带到我的心上。
爱在大地的每一砂粒中，快乐的绵延的天空里。
即使化为尘土我也甘心，因为尘土被他的脚所触踏。
即使变成花朵我也愿意，因为花朵被他拈在手里。
他是在海中，在岸上；他是和负载一切的船

儿同在。

无论我是什么我都是有福的，这个可爱的
尘土的大地是有福的。

22

我的亲近的人们不知道你离我比他们还亲
近。

同我说话的人们不知道我心中充满了你所
未说出的话语。

在我的路上拥挤的人们不知道我在和你一
同行走。

爱我的人们不知道是他们的爱把你带到我
的心中。

23

我远远地凝望你广大空阔的深处
我找不到忧愁，死亡和别离的痕迹。
只在我转面向着我黑暗的自身
不望着你的时候，
死亡才显出它恐怖的原形
而忧愁显出了它的痛苦。

万全的你，
万物永远居住在你的脚前。
消亡的恐怖只以他无尽的忧伤依傍着我，
但是我的贫乏的羞惭
和我生命的负担
当我感到你是在我
中心存在的时候
立刻就消失了。

24

我向你请求朝觐，我的王，在你寂静的内殿
里。

从人群中召唤我吧，
当你的大门为一切的人开放的时候，我同
扰攘的大众一同进入你的院宇，在忙乱
中我找不到你。

如今夜晚了，他们提起灯笼分头取路回家，
让我在这里流连一会，站在你脚前，举起
灯来瞻仰你的脸吧。

25

点起你的信号灯吧，父亲，为我们这些漂泊得离你远了的人。

我们的居所是在废墟中被恐怖的渐压下来的阴影所祟扰。

我们的心在绝望的重担下下沉，当每个荣辱嘲弄我们的人格，使我们匍伏在尘土里的时候，我们羞辱了你。

因为这样就亵渎了你所付予我们——你的儿女的庄严，因为这样我们就吹熄了我们的灯，在我们卑鄙的恐惧中，就仿佛这孤独的世界是盲目而且是没有神明的。

26

但是我永不能相信说你是找不到的，我的王，虽然我们的穷苦是很深的，我们的羞辱是很重的。

你的意旨在绝望的轻纱后运行，在你自己的时代中，打开不可能的门户。

你来了，就像走进自己的家门一般，在意料

不到的一天，走进不曾整备的大厅。
黑暗的废墟在你的摩触之下，变成一个花
蕊被它怀中看不见的收获培养着。
因此我还有希望——不是破碎被修补，而
是一个新的世界要涌现。

27

不要羞愧，我的弟兄们，当你穿着素朴的白
袍站在骄傲的与有权力的人的面前。
让谦恭做你的冠冕，你的自由是灵魂的自由。
每天在你广大空虚的贫穷上建起上帝的宝
座，并且知道巨大不是伟大而骄傲也不
能永存。

28

你将导引我从这颗星走到那颗星，使我在
爱的新晨中醒起。
是你的爱把我生命的流泉从新生海峡的迷
途中引到你无边的世界里去。
你将在每一转角处以新的圆满的幻景来使

我惊奇，以快乐的不朽的形象来模塑我的时光。

无限之生水不会枷锁在“不朽”的不变的桎梏上，而是迅疾地在它的爱的无尽朝拜之中，从死亡穿过死亡走到无数新的光明的龛座。

29

黑云把上面一切的光明都遮抹了；我们这些笼中的鸟叫着问你：“我的朋友，这是创世中的死的时间么？上帝把祝福从天上收回了么？”

有的时候四月的突起的风息会把希望的远香吹上我们的心头，有的时候晨光会用它的金的符咒给我们牢狱的铁槛镀上黄金，也会将明朗世界的欢欣带到我们的笼里。

但是，看呵，那边的山峰完全是黑暗的，连那削开深暗的镰月也劈不出细微的裂痕。

今天我们的锁链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脚上；天空里，连一霎能以构成喜乐幻觉的光

明也没有留下。

但是不要让我们的恐惧和忧愁折磨了你，
我的朋友！不要来坐在我们的笼前和我们一同叫唤。

你的翅膀没有被系住。

你远远地离开我们飞出云外吧。

从那里你在诗歌中给我们送来消息：

“光明永远在照耀。太阳的灯并没有熄灭。”

30

仗打过了。在争夺和挣扎之后财宝都聚敛起来也收藏起来了。

现在来吧，女人，带着你的美的金瓶来吧，
把尘秽洗净，裂缝补完，使这宝堆又美又好。

来吧，美丽的女人，把金瓶顶在头上来吧。

戏演完了。我已经来到村里安起炉灶了。

现在来吧，女人，带着你的圣水瓶来吧。以
你的静笑和热诚使我的家门清净吧。

来吧，高贵的女人，带着你的圣水瓶来吧。

早晨过去了。日光炎灼。漂泊的行人寻求着荫处。

来吧，女人，带着你满盛甜柔的水瓶来吧。
开起你的门，送他一串欢迎的花环请他进来。

来吧，有福的女人，带着你满瓶的甜柔来吧。

一天过去了。道别的时间到了。

来吧，呵，女人，带着你满盛眼泪的瓶儿来吧。让你含愁的眼睛，在别离的道路上流注着柔光，你手的微颤的抚触，使别离的时间圆满。

来吧，忧愁的女人，带着你的泪瓶来吧。

夜是黑暗的；屋寂床空，只有那最后道场的灯还在燃着。

来吧，女人，带着你的满盛记忆的瓶儿来吧。披着飘扬的散发，穿上纯净的白衣，开起密室之门，添满礼拜的灯盏吧。

来吧，痛苦的妇人，带着你的满盛记忆之瓶来吧。

31

爱，你以死亡的庄严使我的生命伟大，你用告别的灿烂的光彩染遍了我的思想和梦魂。

那晶莹的泪浣的明光在生命最后的日落之点呈现，乐园的暗示从爱的星空降下亲吻的火焰照亮了我们大地的忧愁，在一个全力消烬的炽热狂欢之中，使他们的终结灿烂辉煌。

爱，你使生和死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奇观。

32

像温柔的黄昏把昏暗白日的疲劳的损伤消耗的痕迹，笼盖在它暗纱细褶之中，仍让我为你的损失而生出的深愁，我的爱人，在我生命上展开一幅黄金染透的忧伤的沉默。

让它的一切残缺的碎片和弯曲，一切无意义的散掷的断屑残骸和杂乱的废墟，消失在因你的记忆而宁靖的有些夜晚的阔

大中，充满着痛苦宁静合一的无边共鸣里。

33

通过死亡与忧伤
和平居住
在“永在”的心中。
生命的流水不断地奔注，
日色与星光
携带着生存的微笑
春日携带着它的诗歌。

波起复落
花开又残
我的心渴望复归原地
在那“无尽”的脚边。

34

夜临到我身上。
我的终日游荡的愿望又回到我的心中，像
静夜气氛中的海的微语。

黑暗中我的屋里点着一盏孤灯。
沉静在我的血液里。
我合上眼睛在我心中我看见了万像之外的美。

35

我的生命中充满了什么曲调，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我为什么守候，我向谁求什么，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清晨像一位朋友在我门前微笑，夜晚像一朵花在树林边降落。
琵琶的乐音早晚在空中浮动，它把我的心思从工作上引走。
这是什么调子，到底是谁在弹，只有我和我的心知道。

36

当我来求乞的时候你把我回绝了，你做得好。
在你道别的眼光中我看到了一丝微笑；从

那时起

我得了教训。我砸碎了我行乞的旧钵，
我等待机会把我所有的给人。

从早晨起群众就聚集在你门前。
让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吧。当黑夜来临
他们散了，呼声沉寂了；当星辰仿佛在倾听
他们生前时代的史诗，——
新生的光明和古代黑暗的斗争，——
我带着渴望的献礼来到你脚前：
“把我的笛子拿在你手里吹吧，主人。”

37

在我的血液里我感觉到你隐约的蒙住的足
音，“永动的过去”呵，
在喧哗的白日中
我曾见过你沉寂的面容。

你曾来到用看不见的笔迹在我们命运的书
页上写出我们祖先未写完的故事。
你把被忘却的描塑新形象的图案
引回到生命之中。

那不宁的“现在”它本身不就是你自己的一
群幻象
像一天星宿从无限的沉默的天空飞了起来
么？

38 *

我能生在这一片土地上，因此我有运气去
爱她，我是有福的。

即使她不曾拥有王室的珍宝，但是她的爱的
活财富对我就够宝贵的了。

对我心的最好的芳香礼物就是从她自己的
花朵中来，我也不知道还有何处的月光
能用这样的美妙来泛滥我的心身。

呈现在我眼中的第一道光辉是从她自己的
天空来的，让这光辉在我眼睛永闭之前

* 这一首和以下的六首歌曲是诗人在孟加拉自治运动的期间写的。——译者

再亲吻它们。

39

洪水，至终，涌上你枯干的河床。
呼唤船夫，
割断绳索，
放下船去吧。
拿起你的桨来，我的伙伴，
你的债负越来越重了。
因为你只在码头上游疑不决地做买卖，
把光阴都虚度了。
拉起锚来，
撑起帆来，
什么都不要管吧。

40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自己走开了，
如果他们害怕，无言地畏缩着面对着墙，
呵，不幸的你，
敞开心怀独自发言吧。
如果他们在穿过旷野时自己走开，背弃了

你，
呵，不幸的你
把荆棘踩在脚底，沿着血迹独自前进吧。

如果当风暴惊扰之夜
他们不举起灯来，
呵，不幸的你，
用痛苦的雷焰焚烧你自己的心
再让它自己燃烧吧。

41

他们说你疯了。沉默着等待到明天。

他们向你头上抛掷尘土。等待到明天。他们
会向你献上花环。

他们远远地坐在高位上。等待到明天。他们
会走下还低下头来。

42

也许你所爱的人们会抛弃你，但不要介意，

我的心呵。

也许你希望的蔓藤会折断落在土里，它的果实都无用了，——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也许在你到门以前黑夜会赶上你，你想点灯的尝试都落了空。

当你的琴儿弹出音调，山鸟野兽都成群地围绕住你。也许你的弟兄们还是不受感动，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墙壁是石头砌的，门也闭上了。也许你敲了又敲，可是它不开启，——但是不要介意，我的心呵！

43

让我祖国的地和水，空气和果实甜美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廛，森林和田野充盈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应许和希望，行为和言语真实起来，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儿女们的生活的心灵合一起来，
我的上帝。

44

我们的航程开始了，船长，我们向你鞠躬！
风涛狂啸，浪头犷暴，但是我们行驶下去。
危险的恫吓在路上等待着奉献给你他的痛苦
的礼物，在风暴的中心有个声音呼叫：
“来征服恐怖吧！”

让我们不要迟疑着去回顾那些落后的人，
或以恐惧和顾虑来使警醒的时间麻痹的
人。

因为你的时光就是我们的时光，你的负担
就是我们自己的负担，而生和死只是你
游戏在生命的永存之海上的呼吸。

让我们不要在挑选微小的帮助和慢慢地挑
数朋友上枉费心思吧。

让我们首先懂得你是和我们在一起而我们
永远是你的。

45

仅为了一个“无物”使我充满了喜乐。只把

我的手握在你手里。
在渐深的夜里请拾起我的心来随意戏弄。
用“无物”把你我束紧。
我将把自身展布在你脚下静静地躺着。
在天空下我将以静默迎接静默。
我将与夜合一，把大地抱在胸前。
使我的生命为“无物”而喜乐。
雨从这天边洒到那天边。
在乱吹的湿风里茉莉在自己的芬芳中沉醉。
隐在云里的星辰在秘密中喜颤。
让我不用别的只用我自己的甚深的喜乐把
我的心斟到满溢吧。

46

我在我的琴弦上反复寻求能和你和鸣的音调。
晨兴和水流是简单的，叶上的露珠，云霞的颜色，江岸的月光和中夜的阵雨都是简单的。
我为我的歌曲寻求了像它们这样简单而饱满，新鲜与生命齐流，与世界同寿而人人

都晓得的音调。

但是我的琴弦是新调的，它们充满了像矛头一样的高亢尖锐。

因此我的歌曲从来没有风的神韵，从来不能与星月交辉。

我的努力真是个努力，我的烦躁的调子竭力想来淹没你的音乐。

47

让我在完全的喜乐里躺卧在你脚凳边的地下。

让我的衣袍被你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红。

不要把我安置在他人之上；不要把我从众人中分开。

把我拉下到甜柔的卑贱里。

让我的衣袍被你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染得通红。

让我做你所有香客中最末的一个；我将努力达到那最低微而也是最宽阔的地位。

他们从四方来到，从你手中请求礼物。

让我等到他们都拿到自己分内的；最后剩余的
东西也会使我满足。
让我的衣袍被你用脚踩踏过的平凡的泥土
染得通红。

48

黑纱遮盖的六月又来到了
润湿的泥土芬芳了；
我的变成忧倦衰老的心响应了奔云的呼
唤，
被生命的突起的扰乱压倒了。

阴影掠过广大寂寥的
牧场上的新绿；
我的血液同这呼唤一起涌起：
它来了，来到了我的眼里，来到了我的胸
中，
来到我喜乐歌唱的声音里。

49

我们的主人是个工人，我们和他一同工作。

他的快乐是热闹的，我们和他一同欢笑。
他敲着他的鼓，我们行进。
他唱着歌，我们应节舞蹈。
他的游戏是生和死。我们以哀乐为孤注和他一块游戏。
他的召唤像雷响；我们就飞越海山去奔赴。

50

太阳照射，阵雨倾注，
密叶在竹林中闪光，
空气里充满了新犁过的泥土的香味。
在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我们的手有劲，我们的心欢悦。
诗意在牧场边摇曳的韵律中舞蹈，写出它
的一行行的绿的诗句，
在丰熟的稻田上遍洒颤跃的浪花。
大地的心在充满阳光的十月，
在无云的满月之夜是欢乐的，
当我们从早到晚辛劳耕地的时候。

51 *

你是一切人心的统治者，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你的名字激起了
旁遮普，辛德，古甲拉特和马拉塔，
达罗昆荼，奥利萨和孟加拉的人心。
它在文底耶和喜马拉雅山中起着回响，
掺杂在朱木拿河和恒河的乐音中，
被印度洋的波涛歌颂着。
他们祈求你的祝福，歌唱你的赞颂，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你的声音日夜从这地走到那地，
召唤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普那教
徒，
和祆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
来围绕在你的座前。
从东陲到西极向你龛前敬礼

* 这首歌曲在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译者

来编成一串爱的花环。
你把一切人的心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生命。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永在的驭者，你驱驾着人们的历史
在崎岖的邦国兴亡的路上行走。
在苦难与恐怖中间
你的号筒吹起，来激发那些低头绝望的人们，
在探险与朝贡的路上引导他们。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当凄寂的长夜积压着幽暗
土地昏迷地僵卧着，
你的母爱的手臂围抱着她，
你的清醒的眼睛俯在她脸上，
直到她从压在她心神上的沉黑的恶梦中被
救起，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夜渐明了，太阳从东方升起，
群鸟歌唱，晨风带来了新生的兴奋。
承受了你爱的金光的摩抚
印度苏醒起来，低头伏在你的脚前。
你万王之王，
你印度命运的付予者，
胜利，胜利，胜利是属于你的。

52

你的财富是无限的，但是你自愿零碎地接受，通过我从我的一双小手中接受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你以你的财富使我富有而且虽然我的门是关着的，你还亲自来到我的门前。
你不肯骂你那比思想还迅疾的车辇，但是你自愿下到尘土里同我一步一步地走着。

53

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荆棘会戴上花朵。
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红玫瑰叶

子，把心开向太阳。
那天空在郁闷的日日夜夜里所守望的南风
会忽然地使我的心震颤。
我的爱会在瞬息中开花；当这花结了果可
以供献的时候我将不再羞惭。
夜阑时候，在我朋友的摩触之下，它将落在
他的足旁，快乐地散掉它最后的花瓣。

54

我的心被你诗歌的火焰点着。
它无限度地蔓延。
它跳舞着在空中挥动着手臂，把死亡和腐
朽烧掉。
静默的星辰从黑暗中看视着。
沉醉的风从四面向它涌来
呵，这把火，像一朵红莲，在夜的心中展舒
着花瓣。

55

你又在突起的风暴中向我走来，
用阴云的颤抖塞满了我的天空。

太阳既起，星辰消失；
道路的红迹吞没在雨雾之中；
隔水传来了风的怒吼。
不时的阵雨，像幽灵的手指，弹着那看不见的琴弦，
唤醒了黑暗的音乐，
以音响的颤抖来袭击我的心。

56

他来了，右手执剑，左手拈花。
他闯进你的门来。
他来不是求乞而是战斗和征服。
他闯进你的门来。
他穿过死亡的道路进军到你生命之中。
他夺取了你的一切所有，永不以取得部分为满足。
他闯进你的门来。

57

饶恕我的软弱吧，呵，主人，
如果在生命的道途上

我竟拖落在后面。

饶恕我的烦苦的心

那颗在工作上

颤抖而又踌躇的。

饶恕我的溺爱

那浪掷它的资财

在无利可获的“过去”上的。

饶恕我的这几朵

奉献的残花

那在渴望时间的酷热中

枯萎了的。

II

58

香客呵，忧倦的旧的年夜已经过尽了。
火灼的太阳在你的道路上带来了破坏者的
 召唤，
那为过去的不洁而降下的严酷的天灾。
淡淡的一线远野延展在路边
像乞丐的独弦琴上的微音
在寻找他迷失的道路。

让路上的灰尘
把你抱在她臂里，
把你从纠缠的反抗的掌握中带走！
家庭的音乐，
夜晚的灯光，

企待的情人的望眼都不是为你的。
你像是要求那在生命中
既非快乐又非宁静或慰安的赏赐，
因此你到了家家户户都拒绝你的时候。

那残酷者来了，——
你的门栓和栅栏都断毁了，
你的酒坛砸碎了；
握着你所不认识的人的手
又不敢动问。
不要怕吧，香客呵！
不要从真理的恐怖前面走开，
不要怕那“不真”的幻影，
从夺取你的一切所有的人那里
领取你的最后的礼物吧。
旧的夜晚过尽了么？
那就让它过尽了吧！

59

你的召唤飞越世上所有的国家
人们都聚集在你的座前。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还是藏起来，拖在后面么？
让她背起她的负担和大家一同前进吧。
传给她，万能的上帝，你的胜利的消息，
呵，永远觉醒的主！

那些向痛苦挑战的人已经穿过那
死亡的荒郊而且已经打毁
他们的幻想的牢狱。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的倦怠的手臂是空着的抱愧的
她的日日夜夜是无益的，没有生命的快乐。
用你的生气接触她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庙堂里挤满了香客。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在屈辱中躺卧在尘埃里，
她的座位被掠夺了。
把她的羞耻抹去，在你人民之宫里给她一

个席次吧，呵，永远觉醒的主！

世界的大路是拥挤的，
回响着你车辚的隆隆的轮声。
行路者的歌声震动着天空。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她敝旧的家门关闭着，
她的希望是微小的，她的心沉没在静默中。
把你的声音传给她沉默的儿女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在那里的是在他们的血液和筋腱里感到了
你的力量而且已经
赢得了生命的满足，
征服了恐怖的人们。

这个日子来到了。

但是印度在哪里呢？

在她自疑与失望中予以打击吧！
把她从追逐自己的阴影的恐怖中拯救出来
吧，
呵，永远觉醒的主！

60

从战胜到战胜他们驾着车辇辗过大地的撕裂的胸膛。

在他们周围时间的脚声被掩住，脚步也迟缓了，鸟的歌声被围困在黑夜的胸怀里。灌醉了红红的火焰他们的火炬散射出强光像一朵骄傲的莲花飘浮在碧空，众星像着魔的群蜂俯在上面。

他们夸耀说，天空里不灭的光明哺养着他们高举的火焰，直到它征服了黑夜，赢得了黑暗的郁怒沉默的顺从。

钟声响起了。

他们惊起却发现他们睡着了，梦想着财富和肮脏的权力妄想篡夺神的庙宇。

新的一天的太阳高照在夜的爱的弃让上。火炬被它的灰烬像尸布般掩盖着，天空响着欢庆的声音：

“胜利归于大地！胜利归于上天！
胜利归于征服一切的光明！”

61 *

你把生活的权利给了我们。
让我们全意全力地来保持这个光荣；
因为你的荣耀是寄托在我们的生活上。
因此在你的名义下我们反抗那想把它旗帜
插在我们灵魂里的权力。
让我们知道你的明光在忍受侮辱束缚的人
的心里会变成昏暗，
当生命变成懦弱的时候，它畏怯地把你的
宝座让给“不真”，
因为怯弱是出卖我们灵魂的叛徒。
让这个作为我们对你的祈求吧——
给我们力量去反抗逸乐，在它奴役我们的
时候，
向你举起我们的忧伤如同夏天把握它的中
午的太阳。
使我们坚强，使得我们的礼拜在爱中开花，
在工作中结果。

* 这首诗的题目是《印度的祈祷》，是在 1917 年印度国大党加尔各答支部开会时间写的。——译者

使我们坚强，使得我们不去嘲侮那软弱和
跌倒的人。

使我们当周围一切都向尘土献媚的时候高
举起我们的爱。

他们为自爱而争斗杀戮，却把名义归给你，
他们为争吃弟兄的肉而哄斗，
他们和你的义怒争战到死。

但是让我们牢稳地站住坚强地忍受
为着真，为着善，为着人的永存性，
为着你的在人心合一中的天国，
为着那灵魂的自由。

62

我将不守在屋里等候你的来临，
但要走出到空旷的地方，
因为花瓣从残花上零落，时光飞向它的尽
头。

风乍起，水吹皱了。
快地割断绳索，
让船儿飘上中流吧，因为时光飞向它的尽
头了。

夜是苍白的，寂寞的月亮划着它的梦舟横
渡天空。

这段航程是陌生的，但是我不介意。

我的心有一对自由的羽翼

我知道我将穿过黑暗。

就让我启程吧，因为时光飞向它的尽头了。

63

呵，我的孩子，我的小湿婆天，

忘我的，

在你狂舞的每一步伐中万物动摇而崩陷，

你聚敛的东西都散掷了，

一阵破坏的旋风

把你踩碎的玩具的屑片扬到空中。

从荒凉到荒凉

你的世界得到它的解脱；

你的游戏的泉水永远流穿你的玩具的裂
缝；

在缺憾中欢乐

你用零件建造出你的创作，

紧接着只为一个任性

又把它忘掉；

以天空为你的衣袍，
你从身上抛掉了一切的衣服。
在你身中隐藏着财富
你住在一个完全没有耻辱，卖弄和自私的
 世界里，
在永不会使你困穷的贫乏中，
尘埃也不会玷污了你的纯洁，
你自己舞蹈的飞掠
永远把自己拂拭得雪白。
呵，湿婆天，这婴孩，
你认我为你的情人，
你的舞蹈的生徒，
请教我以不羁的智慧，
和破坏玩具的游戏，
教我怎样引导我的步伐
来应赴你的脚拍，
怎样撕裂我们自己织成的网束来自由地活
 动。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在我游戏中间

有时似乎有一段歌调在我玩具上回旋，
是她在晃动我的摇篮时候所哼的那些歌
调。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但是当初秋의早晨
合欢花香在空气中浮动，
庙里晨祷的馨香向我吹来像母亲一样的气
息。

我不记得我的母亲，
只当我从卧室的窗里外望悠远的蓝天，
我觉得我母亲凝注在我脸上的眼光
布满了整个天空。

65

你问我，母亲，我最喜欢到哪里去。我最喜
欢的地方是我的来处。但是我总记不起
那个地方。

我的父亲对我的窘惑微笑地说：“那地方是
远在云外，在晚星之国里。”

但是我也听你说过的，那是在地心的深处，从
那里花朵出来寻找太阳。

“那地方是看不见的，”我的阿姨说，“在海底下，在它的金库里收藏着许多珠宝。”

我的哥哥揪着我的头发说，“你怎能找到呢，你这傻子，因为它是和空气掺和在一起。”

我听你们大家的说法，似乎这地方到处都是。

只有我的老师摇着头说——“这地方哪里也不是。”

66

无情的火闪刺向天心引起一阵干渴的剧痛。

夜是无眠的，白日悠长疲倦，因着炎热而焦燥。

在枯萎的枝后我听见乏倦的鸽子低唱着可怜的调子，

我凝注天空等候那胜利的风雨
用它的爱抚来泛滥这渴望的大地。

来吧，解渴的水！

以流动的狂欢倾盆而下，把死硬的心胸撕

裂！

以涌溢的泉流从神秘的黑暗中跳出，——
来吧，纯洁的你！

太阳等着来欢迎你，因为你是他的游伴。
他的光明的抒情诗唤醒你心中的金色的诗
歌。

来吧，光辉的你！
那沙漠的恶魔对你施了什么符咒，
用他的石枷把你囚禁起来呢？
打破你的狱墙；和你的洪涛一同
自由地舞踊着奔来吧。
来吧，坚强的你！

67

我的心为着我在这光明和生命世界
上的地位的奇妙而歌唱；
为着在我的脉搏里的，创造的节奏
因无穷时光的摇曳变成韵律的感觉而歌
唱。

我在林中散步感到了芳草的温柔，
路旁的花朵使我喜跃：

就是无穷的赐予是散播在尘土里
在惊奇中唤醒了我的诗。

我看见过，听见过，生活过，
在知识的深处曾觉到
那高过一切的真理，
它以惊奇充满了我的心，我就歌唱。

68

你喝过我替你倒出的
诗歌的药汁，
接受过我的梦想织成的花环。
我的在荒野漂游的心
永远因你的亲手摩触而感着痛苦。
当我的日子终结了，我的别话
在最后的静寂中沉没了，
我的声音和我们已曾相逢的消息
将在秋光
和湿云里回旋。

69

我把写出我的秘密的情歌送给你无定的心

灵

我感到羞怯，恐怕它的
意义和韵调被忽略了。

我要等到那个同情的夜晚
一段幸运的时间，
你的眼光沉浸在温柔的朦胧之中，
我的声音在真理的
深深宁静中达到了你。

我要从我的低语中把我的秘密
在你心的寂静的一角
转来转去，
就像蟋蟀在寂静的娑罗树丛中
夜的珠串里
旋转它的唧唧的单音的念珠。

饶恕我，未来的一世纪的姑娘，
如果在我的自傲中，
我幻画出你在读我的诗，
月亮同时也用沉默的细雨洒满我的诗句的

空隙。

我似乎感觉到你心的跳动，也听到你的低吟，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而且我们遇到了，他会爱我的。”

我知道你对你自己说，

“让我只在今夜在我的凉台上为他点上一些灯吧，

虽然我晓得他永远不会来。”

71

在海岸上半睡着，你恐惧那

飓暴的声音

当他在你耳边震响出他的“不”。

你们曾彼此相告

说海岸有它的财富，

房屋有它的舒适，

当时飓暴忽然咬着他的发光的牙齿

怒吼着说“不”。

但是我使飓暴成了我的伙伴

我离开了我的海岸，

我的船在海上颠簸。
我信任了那可怖者，
把他的呼吸吹涨了我的帆
把他的保证充满了我的心，
说海岸就在那边。
他向我叫，“你是流浪的
就像我还是我自己一样，
胜利属于你了。”

东西都破成碎片
随风四散，
怯弱者在绝望中悄悄地说
“末日到了。”
飓暴叫着说，“只有那完全交付的
才能保存。”
信任着他我向前行进，
当波涛卷走那积蓄的东西的时候
我也没有回顾。

我把旅行者的笛子
和着他狂笑的调儿吹起，
它唱：和欲望的魅惑，
和坚牢的枷锁，

和旧日的成就
和无谓的希望一齐走吧。
为你的鼓儿学习那
惊涛拍岸的舞蹈音节。
和贪婪与恐怖
和奴隶举着的暴君的旗帜
一同走吧。

来吧，神圣的破坏者，
把我们从家门，
从安全好走的路上赶走。
和你的死亡的振翼之声一同来吧，
把你怒吼的“不”散布在风中吧。
没有安息，没有疲倦，
没有压在头上的软弱。
敲破打开吝啬者的门扉。
散掷那灰暗发霉的囤积，
丢弃那寻穴藏的“不自信”，
让你的号筒在风中宣扬
你的怒吼“不”吧。

女人，你曾用美使我飘泊的日子甜柔，

也曾用纯朴的恩慈接受我到你近边
就像那不相识的星星用微笑欢迎了我
当我在凉台上独立凝望着南方夜晚的时候。

从上面来了一个声音：“我们认得你，
因为你像我们的从无限的黑暗里来的客人，光明的人客。”
在这个伟大的声音中你还向我呼唤：“我认得你。”
即使我听不懂你的语言，女人，我却曾在你音乐中听出，——
“在这世上你永远是我们的客人，诗人，爱的客人。”

73

一具动物的骸骨惨白地躺在草上。
它的枯干的白骨——“时间”的冷酷的笑——对我叫：
你的结局，骄傲的人，是和不再吃草的牛一样，
因为当你生命的酒已经倒到最后一滴

酒杯就在最后的无留恋中被抛弃了。
我叫着回答：
我的生命不只是那用破产的骨头
来付那膳宿费以至弄到贫穷。
我有生的一天永不会被
我所想到感到，获得和施与，
听取和说出的所填满。
我的心念常常越过“时间”的边缘，——
它会最后永远停止在碎骨的边界么？
血肉永不能衡量那就是我自身的真理；
日子和时刻不能以他们经过的蹴踏使它朽
腐；
那路旁的强盗，尘土，不敢抢夺它所有的财
产。
死亡，我拒绝从你接受
说我只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巨大的玩笑，
一个用“无限”的一切财富构成的
空白的灭绝。

她把微笑的花朵留下给我
拿走了我的痛苦的果实。

她拍手笑说

她赢了。

正午有一双疯人似的眼睛，

血红的干渴在天空发狂。

我打开篮子发现

花儿枯死了。

75

不要叫他到你家里去，

那在夜里

在你路边独行的梦想者。

他的话语是异乡的口音，

在他的单弦琴上弹出的调子

是陌生的。

你不必为他铺设坐位；

天明前他将别去。

因为他是被邀到

自由的宴会上去歌颂

那新生的光明的。

76

节日音乐的琴韵
飘浮在空气里。
这不是我静坐深思的时候。
合欢花枝为着
花时已近兴奋而颤摇，
露的抚摩覆盖着林野。
在林径的仙网上
光和影互相感受着。
长长的草在它花朵里把笑浪送上天空。
我凝望天涯，寻觅着我的诗句。

77

那在你里面忧伤着渴望光明的
囚徒是谁呢？
他的琴儿无声，
虽然生命的气息在空中流转；
他视而不见，
虽然晨光照亮了天空。

鸟儿对树林唱着新的醒觉之歌，
新生的喜乐在花光中迸发，
墙外的黑夜已经消沉，
但是冒烟的灯仍在狱中燃着。
呵，为什么在你家庭和天空中间
有这样的间隔呢？

78

不要惧怕，因为你将征服，
你的门将要开起，你的枷锁破裂。
你常在睡梦中忘了自己，
但是还必须一再地找回
你的天地。
从地上，地下，人间都传来号召，
号召你歌唱快乐和悲哀，
羞辱和恐怖。
叶子和花儿，
和下落流走的水，
请求你的音调和它们的音调和鸣，
黑暗与光明
在你诗歌的韵律中颤动吧。

79

晨光为离愁而悲痛。
诗人，拿起琴来吧！
就这样吧，若是你必须离开，就走吧，
把你的歌在滴露的秋天中留给花朵。
这样的早晨还要从
东方金灿的天边
髻上插着素馨花来到。
在花园的荫径上，因着鸽唱而倦慵，
因着绿意的爱抚陶醉而温柔，
这光明的幻象又将升起，
她的脚步铿锵着你自己的诗歌的足镯。
就这样吧，若是你必须走开。

80

以那在“美”的溪流中潺湲的彩色来
填满你的眼睛，
你想捉住它的企图是枉然的。
你用愿望去追逐的东西是幻影，
那激动你生命的琴弦的是音乐。

群仙聚会处所饮的酒是无质无量的。
它是在急流的溪中，
在开花的树上，
在黑眼角上跳动的微笑里。
在自由里享受它吧。

81

你是我生命海岸上一丝破晓的金色的微
光，
第一朵洁白秋花上的一滴珠露。
你是俯在尘土上的
远天的一弯虹彩，
一个烘托着白云的
新月的梦，
你是偶然向世间呈露的
一个乐园的秘密。
你是我的诗人的幻象，
从我忘却的出生的日子里
显现出来，
你是永不为言说而有的言语，
是以枷锁的形象来到的自由，
因为你为我开启了门户

进到活生生的光明的美中。

82

我永远四出寻找我的自身；
但我怎能认出
那以变幻的形象和外表
在梦中飞掠的流浪者呢？
我常在我自己诗歌的心中，
倾听着它的声音，
但永不知道它住在哪里。
时间过去，光影暗却，
从一个行人的琴上
别离的调子荡漾在晚风中。

83

我有过什么功劳得此厚赐，
呵，美丽者，
我这曾在你颈上的花环里有过地位的小
花？
那一天，新醒的大地的眼睛是喜悦的，
那笛子，有永新的摩触下，

发出初晓的音乐。
如果这小花在鸟声渐倦的
日暮的时光
萎落在地上，
就让晚风把它吹走，
跟着你走去的脚踪越过黑暗，
不要让它在不留意的时光
被残踏在尘埃里吧。

84

到大气中去感受你的解脱吧，
呵，鸟儿，
不要让你的羽翼变成怯弱。
不要屈服于窝巢的魅诱，
和黑夜的魔力。

难道在你睡觉的时候没有觉到
在你梦中低吟的密愿
和在黎明的企望的黑暗中，
像从花蕊脸上揭开面纱似的
呈露了沉默的应许么。

85

我曾在路上吹笛，
我曾在你门前歌唱。
我曾在你庙宇的装点着无尽形色的影壁前
献上我的歌颂。

今天处处向我传来了
谈到终局的话语。
他们叫我打开路途的关锁，
穿过重叠无尽的相会与别离
去到朝拜的更远的海岸。

86

让我镣铐的链环随着你的每一舞步作响，
呵，舞蹈的神，
让我的心在永生声音的自由中醒来。
让它感到那永远使诗神莲座采曳的脚步的
接触，
以它的香气薰狂了世世代代的气氛。
在你舞拍之下叛逆的原子驯伏成了形象，

太阳与行星——光明的脚镯——在你移动
的脚边旋转，
而且，世世代代地，万物挣扎着要从黑暗的
酣睡中醒来，通过生命的痛苦，进入自
觉，
你的极乐的海洋涌出苦痛与欢喜的喧哗。
在我离开以前，私下里以你的颜色染上我
的心，
那青春微笑的颜色，眼泪里含着万古忧愁
的颜色。
让它染着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夜灯的
火焰，
和我中夜觉醒的时间。
在我离开以前，将我的心和你旋舞的脚步
一同举起，
这是把星辰从深夜唤醒，
从石窟中释放出流泉，
把声音在雷雨中交给云雾的旋舞，——
这是使生存中心的持平，在运动的无尽循
环中摇曳的旋舞。

展盖着她的轻纱，
召唤从深处传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树林里空无花朵，
鸟雀停止了歌唱，
河畔的草落了繁花。

来吧，底瓦里^①，从孤寂的黑暗中
唤醒隐藏的光焰，
向永远的光明献上交响乐的颂赞吧！

星光暗去
遥夜不欢，
召唤从深处传来，
“人呵，拿出你的灯来吧。”

① 灯节。——译者

Ⅲ

88

世界今天为仇恨的昏愤而疯狂，
冲突是惨酷而苦痛死边的，
它的道路弯曲，它的贪心的束缚是纠缠的。
一切生物都呼吁着你的新生，
呵，无穷生命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希望的永在的声音，
让含着无限的蜜的财富的爱莲花
在你的光明中展开花瓣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你，不朽礼物的赐与者
给我们以弃绝的权力
向我们取回我们的骄气。
在晓日初升的智慧的光辉里
让盲者复明
让生命投入那死去的灵魂吧。
呵，庄严，呵，自由，
在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人的心因着不安的烦热，
因着自私自利的鸩毒，
因着不知终止的饥渴而痛苦。
广大的国家都有他们额上
点上血红的仇恨的记号。
用你的右手摩抚他们吧，
使他们在精神上合一，
把和谐与美的韵律，
带进他们的生活里吧。

呵，庄严，呵，自由，
有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里
从这世界的心上拭去一切的黑点。

89

为什么剥夺了我的做女人的权利，
我的命运！
那用我自己强大的力量
勇敢地去征服最好的生命奖赏，
而不望空凝想，
等待那偶然向我漂来的机会
挟带着那忍耐的忧郁日子的
枯萎的果实？
无情地把我送到防范森严的
营寨后面的珍宝那里去吧，
把我的一切作孤注一掷的冒险。

我决不要钏镯轻响地
在幽暗的黄昏中
悄悄地进入洞房，
但要不顾一切地
奔向爱的决死的冒险，
在那汹涌的海边，
在那里它的风暴的狂热将揭走
我脸上的羞缩的处女的面纱，

在海鸟不祥的尖叫声中
我的呼唤能传到我的勇士那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

90

我俩深深地躺在睡梦的幽暗中；
觉醒的时间到了
等待你最后的一句话。
转过脸来朝着我吧
用你含泪的秋波
使离愁永远美好。

早晨将和它的晨星一同出现
在寂寞的遥空。
别离之夜的忧伤已被俘缚在我的毘那琴弦
上，
爱的失去的光辉将留织在我的幻象里。
用你自己的手打开那走向
最后的别离之门吧。

91

把那荣福的名字再带给这个国家

就是那使你降生之地对万方都是圣洁的名字！

让你在菩提树下的大觉功德圆满，
把不合理的面纱拉走

而且，在一个被忘却的残夜
让你的记忆在印度新鲜地开花！

把生命带给痴呆的心灵，
你生命的明光！

让空气因你的灵感而有了活力！
让关锁的门户开启，

嘹亮的法螺在婆罗多^①门口宣布
你的降临。

通过亿万的声音
让不可限量的爱的福音
宣传你的号召。

92

我又在夜阑醒起，
世界又正在展开它所有的花瓣，
这是个无尽的惊奇。

① 即印度的古称。——译者

巨岛还没有命名就沉入深渊，
星辰的最后一闪的微光也被掠夺，
数不尽的世代都失掉了它一切的载负。
世界的征服者也消失成
暗淡故事后面一个名字的影子，
伟大的国家建起了胜利之塔
就像向饥不可遏的尘土献祭。
在这一堆弃掷的东西里
我的额头接受了光明的净化，
这是个无尽的惊奇。
我和万千星斗又一天地和
喜马拉雅峰一同站立。
我在这里，就是那在波涛汹涌中
“恐怖”的狂舞与他的喧笑合拍的地方。
在这上面，世纪发出光来又消沉下去
皇冠像浪花一样只把他们的署名遗留在这
老树皮上，
在这里，我又一天的被允许坐在它的古老的
荫下，
这是一个无尽的惊奇。

在你神秘的恐怖的威严中你似乎很巨大。
怀着狂跳的心我站在你面前。
你的皱眉预示着恶意
忽然在咆哮中落下
轰隆的一击。
我的骨头碎裂了，
我低头等待
那最后狂暴的来临。

它来了。
我奇怪，难道这就是全部的威吓么？
你高举着武器
看去非常的魁梧。
你下到我匍伏的地上
来打击我。
你忽然变小了
我站立了起来。
从那时起我只有痛苦
却没有恐怖。
你像死亡那样伟大，
但是你的受害者比死亡还伟大。

我的心悠然地随着在远空下的莲花河^①一同曲折流走。在她的对岸上伸展着沙滩，与世无关地，在它庄严的荒芜中目空一切。

在这边护杂着竹子，芒果树，老榕；倾颓的茅舍；巨干的莲叶桐；池坡上的芥园；沟径边的甘蔗田；依恋着静寂时光的蓝靛园的断垣，一行行的木麻黄日夜地在废园中低语。

宗室的人民们住近这分裂成“之”字形的崎岖的岸上，给他们的山羊开出一处小小的牧场；在旁边的高地上，市场仓库的波浪形的屋瓦，不住地向太阳瞪视。

整个村庄颤抖地站着，畏惧这无情的河水。这条骄傲的河在古书上有她的名字；在她的血管里奔泛着恒河的圣流。

她总是冷冷淡淡地。她没有承认而只是容

^① 莲花河是恒河穿过孟加拉这一段水流的名字。诗人在他的早年常常在莲花河上泛舟，看望他的家园。——译者

忍了她的两旁的房地；她的威仪中反映着山岳庄严的沉默与海洋广阔的寂寥。有一次我找到她幽僻处的一个小岛的坡上系住了船，远离一切的俗务。我在清晓晨星发亮以前就睁开眼睛，我睡在七仙星高照的屋顶上。漠不相关的溪水从我寂寞的日子旁边流过，就像旅客走经路旁房舍中的哀乐，却不起什么感触。

如今我在青春将逝的日子里，我出走到这处平地上，灰黯没有树木，只剩有一个孤零的小点，那高起的绿阴之下的山达尔村。

我有小古巴伊河^①作我的芳邻。她有世家的门第。她的质朴的名字是和无数年代的山达尔村妇的喧笑杂谈混在一起的。在她和这村庄的亲近之中，土地和水并没有不睦的裂痕，她很容易地把此岸的言语传给彼岸。亚麻开花的田地和稻秧一样和她随便接触。

① 古巴伊是一条离诗人所住的寂乡不远的小河。——译者

当道路到了她水边忽然转折的时候，她大方地让行人跨过她的清彻潺潺的水流。她的谈吐是小家的谈吐，不是学者的语言。她的律调和土地和水是同宗的，她的流水对于大地上的黄绿的财富毫不怀妒。她在光明和阴影中穿掠的体态是苗条翩婉的，她拍着手轻轻跳跃。

在雨天她的手脚就变野了，像村姑们喝醉了麻胡酒一样，但即使在她放纵的时候，她也从不冲破或是淹没了她的近岸；只在她嘻笑奔走的时候以她裙子戏弄的舞旋扫着岸边。

在中秋她的水变清了，她的水流变瘦了，显露出一水底沙粒的苍白的闪光。她的贫乏并没有使她羞愧，因为她的财富不是自大，她的贫困也不小气。

在不同的心情中，他们带着自己的美德，就像一个女孩子有时珠围翠绕的舞蹈着，有时静坐着眼藏倦意，唇含情笑。

古巴伊河在脉搏中找到了和我的诗句相同的节奏，就是与富有音乐的语言和日常工作时间嘈杂的琐事，结成伙伴的节奏。

它的韵律并不使拿着弓箭闲游的男孩失望；它和木柴市场上满载稻草的车声合拍；它和挑着陶器的，一条扁担两只筐，一只小黄狗亲热地追随着他的影子的那个工人的吁喘合拍；它随着那个每月领三卢比的薪金，

举着破伞的乡村教师的疲蹒的步伐一同移动着。

95

一个内地的老人又瘦又高，
新刮显的皱瘪的脸像只干果，
拖蹋地走在到市镇去的路上
穿着一双补过的破靴
和一件印花棉布的短褂，
头上撑着一把破伞。
腋下夹着一根竹棍。

这是一个八月闷热的早晨，
从淡云里滤过昏暗的日光。
“昨夜”似乎在潮湿乌黑的
毛毡下闷死：

今天呆钝的风无定地
刺激着余甘树叶的
间歇的回响。
这个生人走过我心上模糊的天边，
只不过是一个人，
并不鲜明，没有挂虑，
不需要任何微小的东西。
我也是暂时在他生命的无人之境的边沿出
现，
在那把个人从一切关系分开的云雾里。

我想象他的牛棚里有一头牛，
笼里有一只鹦鹉，
他的妻子臂上戴着钏镯，
在碾麦子，
他有洗衣工人作他的邻居，
里巷对门有一间杂货店，
他欠着一个白沙瓦人一笔烦心的债务，
而我的模糊的自己
也只像是某处一个过路的人。

虽然我知道，我的朋友，我们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的心拒绝承受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在同一的无眠之夜的
鸟叫时醒来，
同样的春天的符咒
进入我们的内心。

虽然你的脸朝向光明
我的脸在阴影之下
我们的幽会却是甜柔而秘密，
因为青春的洪水在它泛涨的舞蹈中
把我们拉在一起。

你以你的光辉与温柔统治了世界，
我的脸是苍白的。
但是一阵生命高贵的气息
把我带到了你的身边
我们分野的那条黑线
被清晓的明光烧红了。

一片千年的薄纱垂落在你我之间
当你转过脸去消隐在“过去”里

就是那因着腼腆犹疑而
迷了爱的路途的人们
过着鬼魂似的生活的地方。
把我们隔离的空间是很仄的，——
一道小溪在它的低语中织出了
我们别时的回忆
和你走过的足音的悲愁。
我所能献上给你的
只是一段没有说出的爱的音乐，
让它跟着你消逝。

98

在初晓的朦胧中，罗摩难陀，那位伟大的婆
罗门大师，站在恒河的圣水里等候着清
洗的流水泛涨过他的心。
他奇怪为什么今天早晨这水没有流来。
太阳升起了，他祈求圣光祝福他的思想把
他的生命向真理展开。
但是他的心仍旧是黑暗而且烦乱。
太阳爬过了婆罗树林，渔舟也张开了风帆，
乳姑顶着奶罐到市集上去。
这位宗师走出水来在沙岸芦葦里行走，啁

啾的黄鹂在河岸坡上正忙着挖筑洞巢。
他走到那引向皮匠们居住的有臭味的村庄，瘦狗在路边啃着骨头，鸢鸟扑向那偶然抛出的肉片。

帕金坐在他门口的老罗望子树下在做着骆驼鞍子。

他看到这位宗师新浴罢出来走进这不洁的近村时，他敬畏地缩起身来，这颁白的老应匠远远地俯伏在地。

罗摩难陀把他拉到胸前，帕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痛苦地叫，“夫子，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不洁！”

夫子说：“我去洗浴的时候，我轻看了你的村庄，因此我的心得不到恒河的为一切众生的母爱的祝福。

“当你的身体接触了我的身体的时候，她的爱抚至终临到了我，我就被净化了。

“今早我向太阳呼唤，‘那在你里面的圣者也在我里面，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在我的心灵中会到你？’

“当他的明光降临在你我额上的此刻，我已经会到他了，今天我不需要再到庙里朝拜

了。”

99

我忽略了对你的价值的颂赞
因为我盲目地肯定了我的财产。
白日黑夜不断地把你的贡献送到我的脚
边。
我从眼角里望着它们被送到我的仓库里。
四月的忍冬花在你的献礼上添上芳馨，
秋夜的满月的清光也向它们映射。

你常把你波浪般的黑发，倒泻在我的膝上
你眼泪盈眸地说：
我对你的献礼，我的王，是可怜地微薄；
我无法再多给你，因为我没有可给的了。

日日夜夜的过去了
今天你却不再在这里。
至终我来打开了我的仓库，
拿起那串你亲手给我戴在颈上的
珍宝的链环。
我从前那漠不关心的骄傲

吻了尘土里你的遗留的足迹。
今天我真正赢得了你
因为我以我的忧伤偿抵了
你的爱情的价值。

100

这个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的沙径上忙忙地走上走下；一块粗糙的灰色的纱丽紧紧地缠裹住她的黧黑而结实的苗条的身躯；纱丽的红边和妙焰花的火红魔咒一样在风中飘扬。

哪位心不在焉的设计之神，在用七月的云彩和电光模塑一只黑鸟的时候，一定在不知不觉之中忽然造成了这个女人的形象；她的激动的羽翼藏在身子里，她的轻健的脚步兼有了女人的行走和鸟的飞翔。

几只漆镯圈在她模塑得绝美的臂腕上，一筐的散沙顶在她头上，她在木棉树下飞掠过红沙的小径。

留恋的冬天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南方的偶然的气息已在撩弄这冬月的清严。金冬丛枝上的叶子已经染上灿烂的调萎的金光。余甘树林中点缀着丰熟的果实，喧闹的孩子们在那里围聚抢夺。成堆的落叶和沙土在随着无定的风跳着鬼一样的旋舞。

我的土屋的建筑动工了，工人们在忙着砌墙。远远的汽笛声在宣告铁路的交叉处正过着火车，隔壁学校里也传来了丁当的铃声。

我坐在凉台上看着这年轻的女人一小时一小时地不断地劳作。当我觉得这女人的服务是神圣地注定为她所爱的人们的，而它的庄严被市价污损了，竟被我借着几个铜钱的帮忙把它掠夺了，我的心感到深深的羞愧。

个破晓，
那些寻求者带着惊异的眼光走在陌生的海岸上，
战斗者们在风暴之神的鼓声中
在无边的战场上
向无尽悠远的时间行进。

大地在无尽穷追的不停践踏下抖颤，
中夜的睡眠受了惊扰，
安乐的生活变成苦痛
死亡变成可贵的。

那些被道路驱逐着
奔涌出来的人
永远走在死亡的界限以外，
那些缠扭着家庭的人
命定要永远闭卧在无灵魂世界的僵硬的生活
生活中。
那个一定是被枯燥无味的宁静
和呆钝发臭的安全所魅惑，
愚蠢地挑选了鬼国盖造起他的隐蔽所的人
是谁呢？

太初人在生存的歧路上
找到了自己。
他领到的路上的口粮是在他血里，
在他梦中，在他路上。
当他坐下计划的时候，把他的楼阁举到云
中
它的基础倾塌了；
他筑堤只为让它被洪水冲走。
屡次地在他的困倦的宴会大厅里，在烟熏
的微暗的灯光中睡着了，
直到一个梦魇的袭击使他气噎，
把他的格格作响的骨骼聚在一起
他才在死亡的痛苦呻吟中醒来。

一个猛醒常能激动他向前
从老朽世纪的藩篱中
走向无边无涯的地平线上，
一个冲动催迫他从自负的成功的镣枷中逃
出
提醒他说，那“时间”辇道上的凯旋表柱
已经把立柱者埋在它们的无名废墟之下。

他急忙地去参加那从各世纪来的

破坏式范的军队，
越过山岭，
砸碎石墙，
打进铁门
当天空和“永在”的鼓声一同搏跳的时候。

102

在那混沌时代朦胧的初期，
当上帝对他自己的手工艺发气
对他自己幼稚的努力使劲地摇头，
一阵烦躁的波涛把你
从东方的胸怀攫走，
阿非利加，
把你关在昏暗的大树围守的
紧密的栅栏内去默默沉思。
在你那深密的黑暗的地洞里
你慢慢地积攒起旷野的不可理解的神秘，
精研那难读的地和水的符号；
自然的神秘的魔术在你心灵中
激发了意识界限以外的魔术仪式。

你妆成残废的形骸来嘲笑那可怕的

在仿效一个威猛的吼叫中
使你可怖来征服恐怖。
呵，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纱下面
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糊成
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那些用捉人的装捕机来掩袭你的猎人
他们的猛烈比你的狼齿还锐利，
他们的骄傲比你的不见天日的森林还昏
黑。
文明人的野蛮的贪婪把恬不知耻的不人道
剥得赤裸。
你哭泣了，而你的号叫被闷住，
你森林中的小径被血和泪浸成泥泞，
同时强盗们的钉靴
在你耻辱的历史上
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迹。
可是在海洋的那边总有
礼拜堂的钟声在他们城市和乡村中作响，
婴孩在母亲怀中酣睡，
诗人们在吟唱“美”的颂歌。

当今天西方的地平线上
落日的天空涨塞着尘沙的风暴，

当走兽爬出它们的洞穴
用狂吼来宣告一日的死亡。
来吧，你这死亡时间的诗人，
站在这被劫夺的女人的门前，
恳求她的饶恕，
在垂危的大陆的昏迷之中，
让它作为一句最后的伟大的话吧。

103

让我的荣誉是从你而来，
我要在深重痛苦的骄傲中
响应你紧急工作的号召。

不要使我陷入昏迷的睡梦；
把在尘土中蜷缩的我抖拂了出来，
从束缚我们的心灵，使我们的命运无价值
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从使我们的庄严屈服于独裁者的无是非的
脚下的昏乱中解放出来；
把我们日久天长的屈辱敲碎，
把我们的头抬起
向着无尽的天空，

向着灿烂的光明，
向着自由的空气。

104

卷入于无数凝视的目光织成的网里，
他被拉进声响的旋涡中，
这有名望的人。
呵，他已经在那些人中丧失了他的级位
就是那些有不知道自己生日的特权，
那些世界对他很不赏识的人，
好像那在枝上轻颤的叶子，
无人理睬地落在尘土里。
他住在冷寂的牢狱的人群中
一条光荣的锁链永远在他手脚上丁当地发
响。
可怜他吧，把他释放到
清洁光明的世界里，绿阴和甜柔的静寂，
在那无边的沙土里，——
那原始的永生孩童的游戏场上。
当那从黑暗中来的渡船
带他到新知海岸的渡头上，
他就没有遮挡光明的东西

这光明抚触他赤裸的身子
就如同它抚触空气中张开的船帆。
在这早晨的单钝自由里
无名的花在草中开放，
春光在无边的闲暇中
展开金翼

在这假日的寂静中
从一个甜柔的声音里
他的名字领受到无量的价值，
它的悠远的乐音使他在三月困人的下午默
思沉想
它的约期今天写在闪烁颤摇的榕树叶上。
他受到了莲花河和从河岸竹林中
穿过的晨星之光的诗人的款待。
密集的阴云在他眼前舒展出
一片紫影在雨润的远林中；
他的眼睛随着嬉笑的女孩的脚步
从绿荫的村巷来到了河边
在落日的天空下
在芥菜和亚麻子开花的田地里
享受了色彩的二重奏。

他凝望着说，“我爱它”，
而且情愿把他这爱留下，
即或他的巨大的努力终归虚无，
而这携带着他的终生惊异的敬礼
将在他土地的尘土上
留下一个永存的接触的记忆。

105^{*}

你作画的人，
一个在人和物中间不停的旅行者，
把他们收集在你幻象的网里
又在线条上把他们烘托了出来
远在他们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格之上。
那边的游民的村落，
它的密集的朴素的屋顶，
和那后面被忿怒的四月的骄阳
烤焦了的一块空场
是我们匆匆走过而绝不会不看到的
直到你旅行的线条说了出来；
他们是在那里，

* 这首诗是赠给印度近代最伟大的画家难达婆薮的。——译者

我们吃惊着说，他们真是在那里。

那些无名的脚步时刻消失成为阴影
从他们的“无”中被解救了出来
强迫我们去承认
他们里面真实的更大的共鸣
比那王爷们的浪费金钱价值可疑的面象
只供那些傻子张口呆视的
大得多了。

你不理睬那乐园的神话的马
当你的眼睛被这山羊所吸引
当它在我们牧场上徘徊的时候
因着我们的劝告而注意到了的。
你把羊性的庄严在线条里表现了出来
我们的心灵在惊叹中醒起。
那可怜的贩羊者可不晓得这件事
就是这张画并不代表这平常牲畜的本身，
它乃是一个发现。

在黑暗的无限秘密后面

探照光明的世界被推出去了
破坏者走了进来，
在不祥的寂静的盖幕之下
在我存在的深处排演着修筑。
至终舞台出空了
为着生命戏剧的新的一幕，
当那一只火红的手指从天上触到了一穗黑
暗
一缕闪电的激颤穿过无边的睡梦
把它击成碎片。
觉醒的泉水开始流穿那壅塞的血管——
如同六月霪雨的第一次洪流
在枯干河床中间
奔寻着它的支路。
巨块的阴影塞断了光明的路途
造出了纷乱——
直到他们被冲走了，
新生的精神
在和平的光亮的地平线上
释放了自己。
我的这个躯壳
这担负着过去的负担者——
对于我仿佛是从清晨的慵懒的

臂腕中溜走的疲倦的云彩。
我觉得从它掌握中获得了自由
在灵光的心中，
在虚幻事物的最远的彼岸。

107 *

当我的心从遗忘的
黑洞里被放出来
觉醒到不堪忍受的惊奇中
它发现自己是在
喷出一股窒息的对人类
侮辱的气味的
地狱烈火的火山口边；
它目击了“时间幽灵”的
长期的自杀的痛苦
经过一阵比死亡还惨痛的
畸形残废的痉挛。
在它的这边是一个挑战的凶悍
和杀人的酩酊的咆哮，

* 在这首诗和下一首诗中，诗人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他唤起世界人民准备和法西斯匪徒作斗争。——译者

在那边是束缚在他们小心看守的
积蓄上的畏怯的国家，
在失算的爆发的烦躁之后
柔顺地在勉强服从的沉默的安全中定居了
下来。

在古老国家的会议厅里的
计划和抗议都在紧闭的慎重的
嘴唇中间压平了。

同时从天空中横飞过那
带着炽燃的诅咒的
没有灵魂的兀鹰的机群
携带着那垂涎人类脏腑的
饥饿的飞弹。

赐给我权力吧，
坐在永生宝座上的，可怖的裁判者！
赐给我雷霆般的声音，
使我能够投掷咒诅在那生番身上
他那使人毛骨森立的饥肠
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
使我斥责的言词能够永远震动
这自侮的历史的脉搏，
直到这个时代被扼死被锁住

在它的灰烬里找到它最后
安息的血榻。

108^{*}

战鼓敲起了。
人们勉强把自己面容扭成可怕的样子
咬起自己的牙齿；
在人们跑去为“死亡”的肉库
收集人肉以前，
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他们祈求成功；
因为他们在割断爱结，
把旗子插在荒凉的家园的灰烬上，
蹂躏了文化中心
和“美”的龛座，

* 这首诗讽刺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佛寺中祈祷侵华战争得到胜利。——译者

把他们走过的绿野和闹市的
道路用鲜血染红了之后，
必定会引起哭泣与哀号，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
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他们要以凯旋的号角来标点
每一千个被杀害的人数，
来引起魔鬼的笑乐，当他看到
妇孺的血肉淋漓的肢体；
他们祈求他们能以“不真”
来蒙蔽人们的心灵
来毒害神明的甜柔呼吸的气息，
因此他们整队到佛陀，那大慈大悲者的庙
宇里，
祈求他的祝福，
战鼓正在隆隆地敲，
大地颤抖着。

109

我的生日！
手里拿着“死亡”的护照
它从潜跃中浮现在“无”的裂口
来到存在的边沿呼吸一会。
从腐朽的链条上散落下过去年月的链环。
又用这个最新的生日
开始数着新生生命的日子。
这款待把今天献上给我，
一个过路人，
他想默读那一颗不相识的星辰的早晨的记
号
招呼他走向一段没有图表的旅程，
这是被他的生日和死期平分的，
和晨星与残月的光明相混的。
我将向他们唱出同样的赞诗，
向死亡也向生命。

应许我，大地母亲，
使我生命中从渴望生出的妄想
退却到最远的天边

我的肮脏的乞钵把它收集的秽物
倒弃在尘埃里；
在我向未曾显露的彼岸过渡的时候
让我永不向生命筵席的残肴
作留恋的回顾。
如今在这日终困睡的暗昏中
你鞭策我使我去拉动生命的车辇的
你开始一件一件地向我收回你的礼物。
你对我的需求渐渐减少
你也更少使用我了
你在我额上贴上弃置的标签。
这些我都感到了，但是我晓得，
你对我一切的侮辱
不能把我的价值贬至于无。

让我残废吧，若是你要这样做，
从我眼上遮起一切的明光，
把我覆盖在残废的阴影里，
但是在我存在的破庙里
那古老的神佛仍安坐在宝座上。
你尽量破坏还把碎片堆起，
但在这废墟中间
那内在的一点光明

将永远亮亮地燃烧着。
因为它受着天酒的哺养
那是神人们通过每一声色倾到地上来的。
我都爱过他们
而且歌颂了这爱。
这爱把我举到高过你的界线，
这永存的爱，即使它的语言渐渐微弱
为着经常使用而消损。

在我的爱上曾经影印过他们的签名
芒果花的花粉，
合欢花的露冷的芬馨。
唤春在初晓的呢喃
和爱人的欢乐的抚触。
当我向你告别的时候，呵，大地，
从我收回，细心清点，你给我的一切东西，
为生命寄旅的衣食。
你永不要想我小看了你的礼物。
我对这泥土的模型是永远感激的
通过它我得到了进入“无形象”的导引。

任何时候我带着一无所求的心
来到你的门前，

我都曾受到你心的欢迎。
我知道你的礼物是不送给贪婪的人的，
你把甘露留存在你的瓦罐里。
不给那淫秽地饥渴的饕餮的嘴唇。
你在等待，呵，大地，带着你的不朽的礼物，
来欢迎那走在超然的艰难路上的行人。
饕餮渴望着肉食，
商人却为腐肉烦恼，
今天在他们强暴的闹会中，
日夜纠缠在一起。
但是嘲弄引我微笑，像从前一样，
对那有学问的人的豪举的愚蠢，
对那乞丐的富豪的专横，
对那炫耀的可厌的浓妆，
对那讽刺人的神性的渎神者的咒骂。

够了。你的凉台上敲着时间终了的钟，
我的心响应着告别的叽嘎的开门的声音。
在这黄昏逐渐阴沉的幽暗里，
我将收聚起残留的微焰来点起我的将烬的
意识，
来向你献上最后的顶礼，呵，大地，
在七仙星的凝注之下。

我的最后的无声歌曲的香烟
将缥缈上升围绕着你。
我将留下一棵蛟花粉
它就要开花，
此岸的痛苦的心无望地盼着过渡，
爱的自责在它疲倦的记忆里
消失到日常工作的帘后了。

110^{*}

在上空，科学的灯光照射着，
黑夜忘却了自己，
而在地底的黑暗中
瘦瘠的饥饿和膨胀的贪婪
互相冲击，直到大地震颤
凯旋的柱子可怕地断裂了，
在湾峡的岸边倾倚着。

不要在惊恐中哀呼
或者忿怒地批判上帝，

* 这首诗是诗人寄给捷克李司尼教授的，说出他对于慕尼黑条约的反感。——译者

让发胀的邪恶在苦痛中迸裂
吐出它积藏的肮脏。
当吃人的狂怒的受害者
被饿齿争拽的时候，
让那血浸的褻渎的厌恶
激起神圣的愤怒，从一个可怖的最后审判
宣达出一个英雄的和平。
他们拥挤在教堂里
在一个因着恐惧而沉迷的原始狂乱的信仰
中
它希望把上帝谄媚得
心满意足
谄媚得柔弱地宽容。
他们半信半疑地觉得和平将
降临在这疯狂的地上
仅仅为着他们写在圣书上的哀恸。
他们信赖着他们宽忍的上帝
他会许给他们以及时的智慧，
来对较弱的人们索取所需要的
一切的礼拜的祭品，
留下他们自己污秽的积聚
不再瓜分。

但是让我们希望，
为着世界上道义公正的庄严，
上帝永远不受他的公平被骗的痛苦
被那少数操纵的外交的忠顺
小心地避免自己一切的损失，
一个可怕的忏悔也许必须走到
它的最后的结局，
在一个奸诈的治好的伤疤上面
不留下一点余毒。

111 *

通过人类的多难的历史
卷来一阵破坏的无知的狂怒
文明的高塔倾塌在尘埃里。
在道义的无政府的混乱里
历代的烈士们英勇地赢得的
人类最好的珍宝
被掠夺者践踏在脚下。

* 这首诗是献给加拿大的，在 1939 年 5 月 29 日渥太华的广播电台上广播过。——译者

来吧，年轻的国家，
宣告保卫自由的战争，
举起不可战胜的信仰的旗帜。
用生命修起桥梁跨过被恨恶
炸裂的大地，
向前行进。

不要自己屈服把侮辱的负担
顶在头上，
被恐怖踢倒，
也不要虚伪和诡诈来挖掘沟壕
为你不名誉的人格
盖起一个隐蔽所；
不要为了拯救自己
把弱者当作祭品献给强人。

112

以他们统治者的名义
打过他一次的人，
又在这世纪出生了。

他们穿着敬神的服装聚集在

他们的祈祷堂里，
他们号召他们的兵士，
“杀、杀”，他们喊着；
在他们的怒吼声中夹杂着他们赞美诗的音乐，
同时人子正在他的痛苦中祷告说，“呵，上帝，
丢掉，远远地丢掉这只盛满最苦的毒汁的苦杯吧。”

IV

113

你曾从你无尽储藏的光明中借一大片给我
眼睛；如今在一日之终你来把它收回，我的
主人，我准知道我必须好好地利用我的
欠负。

但是为什么在我夜灯之前投下阴影？我在世上不过是来到你明光中的一个短期的客人，如果在这丰满的光中有些碎片留下的时候，让它们在车辇最后的辙迹中不经意地撒下吧。

让我从尘埃中拾起散弃的光和影，一些有色的幻象的微光用来建造起我自己微小的世界，
就是对你债负的残余，不值得好好地收集的。

114

在这个伟大的宇宙里
痛苦的巨轮旋转着；
星斗崩裂；
光尘的火花，远远地四溅
迅疾地飞散
把生存的烦恼包罗在
原始的网子里。
在痛苦的武库里
在通红的意识的架子上满挂着
响得叮当的拷打的刑具。

流血的创口张裂着。
人的躯体是细小的，
他的含辛茹苦的力量多么巨大。
在创造和混乱的合流里
他为什么在沉醉于自己神威的神人们的可
怕的贺宴上，
举起他的火灼的酒杯呢，——
呵，为什么扫聚这红泪的乱潮
来灌满他的泥土的躯壳呢？
从他的不可征服的意志里
他把无尽的价值带给每一段时刻。
人的祭献
他的肉体上燃烧的苦痛——
有什么东西能和
日星的整个火热的奉献相比呢？
这般勇敢的不屈的财富，
这般无畏的坚持，
这般视死如归，——
像这样的凯旋的行进，千千万万，
踏着炭火
走向忧伤的极点——
在哪一条路上还有这样的追求的，无名的，
光辉的

这样走在一起的香客？
这样的礼拜的净水，冲穿火成岩石，
这样无边的爱的宝藏？

115^{*}

夜深时节
在病榻的幻光中
呈现了清醒的你，
这对我仿佛是
数不尽的日月星辰
都在保证我微小的生命：
等到我知道你要离开我
恐怖就伸展到诸天，
那“万有”可怕的漠不关心的恐怖。

116

她是一个秋夜的仙灵，

* 这一首和 116、118 两首，都是描写诗人临危时节，日夜在他床侧守护的人们的。——译者

披着消沉落日的微光，
带来星辰的无尽安宁的应许，
用她静默的服务引导着
勉强之夜的长久留连的时间的疲倦的脚步
进入到晨星的郊邻。
她的长发被清晓的柔风吹拂着，
透出早祷的烟香，
她的日终的含愁的甜柔的脸
蒙受晨光的祝福发出了光辉。

117

当我从睡中醒起
我发现一筐橘子在我脚边，
我正忖想谁能是这礼物的
赠予者；
我的猜测从这一名字飞到那一名字
但是美好的名字，
像春花一样的繁多，
一切不同的名字联合起来
使它成为一件完美的礼物。

118

在世界无尽的道路中，
无数的活动之中，
她的性格是分散在
一切她所未占有和不完全的之中。

在病榻旁边围绕着一个亲切的目标
她像一个新的幻象呈现着
她的存在完美了，
一切事物的善
都集中在她里面，
在她的摩触里，在她无眠的忧虑的眼神中。

119

在我痊愈的路上
当我领受自然最早的友谊问候的时光，
她在我眼前举起无边的最初惊奇的珍贵的
礼物。
丛树和蓝天浴在晨光之中
虽是古老和已曾相识的

向我呈现了在他们里面的创造的永在最初
的时间
我觉得我的今生
是交织在许多变幻形象的降生之中
像阳光是不同的光线组成的
每一个形样在它的合一里
是和无数看不见的形样掺杂着。

120 *

今生我赢得了“美”的祝福。
在人类爱情的瓶中我尝过
他自己的圣酒。
忧伤，难以担负的，
把不可伤害，不可征服的灵魂
指示给我。
在我感到死亡的降临的阴影的一天，
我没有恐怖的挫败。
大地的伟大人物没有剥夺了
我和他们的接触，

* 从这一首起的诗（和第 114 首），都是由诗人晚年的私人秘书阿弥耶·查各拉瓦迪译成英文的。——译者

他们的不朽的言语曾积累在我的心中。
我曾得到生命之神的恩赐：
让我把这记忆留在
感谢的语言中吧。

121

浮泛在“时光”悠暇的溪流上
我的心移动着，凝注着遥远的太空。
在这伟大虚空的道路上
影画在我眼前形成
世代以来一行列的人以征服的骄傲的速度
穿过悠长的“过去”。
帝国欲的帕坦人过来了，
还有莫卧儿人：
胜利的车轮
扬起形形色色的尘土；
得胜的旗帜翻飞。
我望着空虚的路上，
今天看不见他们的遗迹。
那碧空，从早到晚，从世界到世纪，
被日出日落的光彩渲染着。
在这空虚里，成群结队地

沿着铁轨，在喷火的车上，
又来了强悍的英国人，
散布着他们的活力。
通过他们的道路也将涌过“时光”的洪流
卷走这遍地的帝国的密网。
他们的军队，带着商品，
在星空的空虚路口
将不留下一点印记。

当我在这大地上举目四顾，
我看见许多群众
纷乱的移动着，
在分歧的路上三五成群
从世纪到世纪，
被人类的生和死的日常所需驱策着。
他们，永远地
打着桨，掌着舵；
他们，在田地里，
播种，收割。
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王笏破裂了，战鼓也不再敲；
胜利的柱子崩裂，痴呆地忘掉了自己代表的意义；

血斑的武器，血红的眼睛和面庞
把他们的记录隐藏在儿童的故事书里。
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在安伽，在般伽，在羯陵伽的河海的石阶
边，
在旁遮普，孟买，和古甲拉特。
亿万的雷霆般嘈杂的声音
日夜交织在一起，
形成这伟大世界生活的共鸣。
不断的忧伤和快乐夹杂在
高唱的生命伟大的颂歌中。
在千百个帝国的废墟上，
他们不停地劳动着。

122

我时常觉得
我离开的时间临近了。
以宁静的落日的霞光
来遮隔这别离的日子。
让这时间是安宁的，让它是沉默的。
不要让任何盛大的纪念会
来做出悲伤的情态。

让森林中的树木在别离的门边
在沉默的叶丛中
唱起大地的宁静的颂歌。
让黑夜降下无言的祝福，
和七仙星的仁慈的光辉。

123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
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
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他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124

节日又一次地来到了，
带着春天的丰富的祝贺
诗人廊畔的花枝
插满了一只新的生日的篮子。
在一间紧闭的屋里我躲得远远地——
今年，无用的是妙焰花的劝驾。
我想唱出“春山”的调子，
但是临近的别梦郁积在我的心头。
我的生日，我晓得，
不久就要融入不变的一天，
在“时间”的无记号的连续中消失。
这悲伤并不充满着花街阴影的温柔，
记忆的痛苦不在森林的萧萧瑟瑟中发声。
无情的欢乐将吹起这节日的笛子

在路上，挥走离愁。

125

日光炎灼，
这个孤寂的中午。
我望着这张空椅，
在那上面找不到一丝慰安的痕迹。
在它的心中
塞满了绝望的言词
仿佛要在哀恸中说出。
空虚的声音
充满了慈怜
那最深的意义是把握不到的。

就像一只狗用忧伤的目光
在寻找他的走失的主人，
他的心在迷惘的哀愁中哀唤着，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为什么，
只用无益的目光到处找寻着：
这张椅子的声音似乎比
他的哀苦还要柔弱还要伤痛，
它的空洞的沉默的

亲人被夺去的痛苦
弥漫了这个房间。

126

在茹卜那伦^①的河岸上
我起来，清醒着：
这个世界，我承认，
不是一个幻梦。
在用血写成的文字里
我清楚地看到了我的存在，
通过重复的毁伤和痛苦
我认识了我自己。
真理是严酷的，
我喜爱这个严酷，
它永不欺骗。
今生是永世炼修的受难，
为换得真理的可怕的价值，
在死亡中偿还一切的债负。

① 茹卜那伦是孟加拉的一条河。这名字含有“神人的形象”的意思。——译者

127

最初一天的太阳
问
存在的新知——
你是谁，
得不到回答。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
这天的最后的太阳
在静默的夜晚
在西方的海岸上
问着最后的问题——
你是谁，
他得不到回答。

128

忧愁的黑夜，一次又一次地
来到了我的门前。
它的唯一的武器，我看出，
是痛苦的歪曲的假装；
恐怖的可憎的姿态

在黑暗中开始奏着它欺骗的序曲。
什么时候我相信了
 它的狰狞的面具，
无结果的挫败就跟着来了。
这胜负的游戏是生命的幻想；
从儿童时代，每走一步，
 这个暗鬼总是紧跟着，
充满着忧愁的嘲弄。
一幅形色惊恐的活动帘幕——
死亡的精巧的手艺
 在零碎的昏暗中织成的。

129^{*}

你用不同的诡骗之网把你
创造的道路盖起，
你这狡猾者。
你用灵巧的手
在简单的生活上
安上伪信的圈套。
你用这欺骗

* 这是诗人口述的最后一首诗，没有来得及改正。——译者

在“伟大”上留下一个印记；
对于他，夜不是秘密的。
你的星辰向他指示的道路，
就是他自己永远清醒的心的道路，
他的单纯的信仰
使它永远照明。
外面弯曲内里正直
他为此而自豪。
人们说他是无用的人。
他用自己的内心
赢得了真理
用他自己的明光洗净。
什么都不能骗走，
他带进他的仓库中的
最后的报酬。
他这从容地接受你的诡计的人
从你的手中得到了
达到安宁的永远的权利。

130^{*}

前面是平静的海洋。
放下船去吧，舵手。
你们将是永远的伙伴
把他抱在你的膝上吧。
在“无穷”的道路上
北极星将要放光。
自由的付与者，你的饶恕，你的仁慈
在这永远的旅程上
将要是无尽财富。
让尘世的牵累消灭吧，
让广大的宇宙把他抱在臂间，
让他在他无畏的心中
认识到这伟大的无名作者吧。

译者附记

这本是印度大诗人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逝世

* 这首歌曲是诗人在 1939 年 12 月写的。遵从他的意愿，这首歌在 1941 年 8 月 7 日在寂乡礼堂诗人的追悼会上唱过。——译者

以后，他的朋友们替他编选的诗集。集中共有 130 首的诗，歌曲，自由诗和散文诗；有些是曾散见于印度的各种报章刊物，有些是没有发表过的，其中除了第 114 和 120—130 这 12 首之外，都是诗人自己从孟加拉文译成英文的。

这诗集，按着诗创作的年代，分为四部分：

1. 1—57 首（1886—1914 年）
2. 58—87 首（1916—1927 年）
3. 88—112 首（1928—1939 年）
4. 113—130 首（1940—1941 年）

除了序诗是 1932 年写的，和末一首是 1939 年写的，因为这两首诗的内容，适合于放在卷首和卷末，所以就这样地排列了。

这本诗集最突出的一点，是编入了许多泰戈尔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这些诗显示了泰戈尔的最伟大最受人民喜爱的一面。孟加拉本是印度民主运动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在广大人民渴求解放热望自由的火海狂潮之中，泰戈尔感激奋发，拿起他的“力透纸背”的神笔，写出了热情澎湃的歌颂祖国鼓舞人民的诗篇。集中的第 38—44 首，就是他 1905 年孟加拉自治运动期间写的；集中的第 51 首，在 1946 年印度独立后，被选为国歌。此外如第 102 首

关于非洲的；第 110 首关于慕尼黑会议的；都是诗人对于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严厉尖锐的谴责。诗人的祖国曾长期地被践踏于英帝国殖民主义者的铁蹄之下，因此他对于被压迫剥削的亚非人民，有着最深厚的同情，对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有着最切齿的痛恨；在这类的诗篇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的目光如炬，须眉戟张的义怒，真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是泰戈尔人格中严霜烈日之一面，与“吉檀迦利”集中所表现的霁月光风，是有其不同的情调的。

译文是根据印度加尔各答维斯瓦—巴拉蒂 (Visva—Bharati) 出版的《诗选》(Poems) 译出的。

1957 年 6 月 10 日

《泰戈尔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 5 月出版。内收冰心译的诗选和石真译的故事诗。）

我的秘密

假如我今年不能升学，
我晓得我做什么最好；
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
我不让任一个人知道！

那天我到百货大楼，
我本想买几个书签，
走上三楼，我发现了
 一间“美术工艺陈列室”，
结果我呆了整整的半天！

满屋的精美的物件，
看得我眼睛也发愣——
五彩的绒花，透空的剪纸，
还有玲珑带穗的纱灯。

粉红和碧绿的玉石，
雕成了仙女和寿星；
乳白色的像牙上面，刻着
密密的山，树，和小人。
六扇黑漆的屏风上，有
古装的人在花下喝酒，吹箫；
颗颗的红玉堆成樱桃，
片片的翡翠粘作芭蕉。

一幅灿烂的云锦从墙上垂下，
几条金龙在彩云里张牙舞爪；
天鹅绒，湖水一样地温柔，
闪闪的光浪在架上涌流。

我最爱的还是泥人和面人，
他们一个个都那么活泼，神气：
勇敢的武松，用力地按住“大虫”，
小阿福抱着麒麟，脸上笑嘻嘻地……

“老师父，您讲下去吧，
您为什么难受得说不出话？”
——这一句话使我回顾
一大群人正围着那老师父——

我想听听他们谈些什么，
我悄悄地走到旁边蹲下。

老头儿摸着胡子笑着，
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的故事已经说完，
那是我从前痛苦的经历。
新社会把我救了出来；
我还能不献上全部的精力？
“苦的是我眼酸，腰痛加上失眠，
虽然我还想再干几十年。
苦的是我没有一个识字的徒弟，
念书的孩子们说搞手艺没出息！

“你说我们的美术工艺在国际上声誉很高，
提到这点我更要发牢骚！
你说美术工艺是祖国优美的文化，
有几个青年人懂得这句话？

“我的师父从前教了我好些，
都是多少年积累的聪明智慧；
糟糕的是我自己也不会写字，
有谁来替我把经验作个总结？

“假如我有一个有文化的徒弟……
听到这里我就从地上跳起！
“老师父，您千万不要伤心，
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徒弟！”
这句话没有从我口中说出，
当着许多人我真有点害羞；
我只默默地站在一旁，
紧握着一双出汗的手。
我们班里还有许多人……
王明的木工就十分灵巧，
我的泥工，人家都说“不赖”，
陈善的纸工是再好也没有！
还有李小枫和董以文，
她们都喜欢挑花，刺绣。

假如我们都来加入这支美术工艺的大军，
老师父们还要发什么愁？
我们立志向你们好好学习，
同时自己再研究，追求。

我们学会了传统的精巧的手艺，
再加上我们眼前熟悉的東西：

在象牙上，我们会刻出亭台楼屋，
和屋里桌上摆的杯子和茶壶；
我们也要刻出挂着八盏大灯的
 高高的天安门，
八面红旗在玉石栏杆边临风飞舞。
一团泥土，我们学着把它
 捏成老头子手里捻着数珠；
我们也会捏出狼狈的王葆，
揣着他那个可恨的宝葫芦！

我要写信给在云南考察的哥哥，
让他给我寄来几张鸟兽的画图；
我要用丝绒把它们做得逼真，
让人人知道我们有多少异兽珍禽。
通草花的标本也少不了，
祖国的花朵像锦绣一般；
可是原料大宗是台湾出产，
为此，我们更要快快解放台湾！

我紧紧地握着出汗的双手，
快乐，泉水似地涌上心头！
无论是纸张，泥土，
 玉石，木头，

到了我熟练的手里，我就有
无限的创造的自由！

我眼前涌出朵朵的红云，
橱里的绒鸡也翩翩起舞，
架上的泥人对我拍手欢迎，
欢迎我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一定要去学美术手艺！
我想我爹妈不会不同意——
可是我觉得现在还是不说的好，
别让人以为考试会把我难倒！
我兴奋地怀抱着这个秘密，
回家去先准备好好地考！

（本诗最初发表于 1951 年 7 月 24 日《收获》创刊号。后收入小说，散文，诗歌合集《小桔灯》。）

《萨·奈都诗选》

〔印度〕萨洛季妮·奈都著

生 命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生活过，对于你们
生命仿佛是一块美妙的幻梦的钟乳石，
又像一个尽情狂欢的节日
以琥珀和紫晶色彩的火焰
深海的波涛似地在你心中跳舞。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生活过，你们不过存在着
直到一个不可抵抗的时间起来震醒了
你们的心，使它追求着爱
也以热烈的企望渴求那能以
血红的痛苦燃烧你眉毛的东西。

直到你同巨大的悲哀和恐怖打过了仗，
忍受过幻梦破裂的岁月中的冲突，
被强烈的愿望毁伤，被战斗折磨，
孩子们，你们还没有生活过：因为这才是生命。

诗 人 赠 死 亡

停留一会吧，死亡，我不能死去
当我甜柔的生命正在它春天中萌茁；
我的青春是美好的，回响着
云雀清脆的树枝是浓密的。

停留一会吧，死亡，我不能死去
我的一切开花的希望还没有结实，
我的喜乐还没有贮藏起，我的所有的歌还没有唱出，
我的所有的眼泪还没有流掉。

停留一会吧，等到我尝够了
爱和痛苦，看够了大地和变幻的天空；
等到我一切人性的渴望得到满足，
呵，死亡，我不能死去！

叫 卖 声

当黎明的第一声铙钹在天空中敲起，
把这世界唤醒来做种种劳动的吆喝，
去赶羊群，去捆束芳香的谷穗，
从热烈的劳动里去寻求薄利，
空肚的人们用急忙的脚步往前走着，
“买馒头吧，买馒头吧，”唱过这渴望的街头。

当正午的炎酷的骄阳，
炙得大地摇颤，河水昏晕，
在幽荫下唤春鸟掩息了歌声，
那无力的，干渴的血在困倦的喉间
在酷热里渴望着润湿的救援，
“买水果吧，买水果吧，”溜过这喘息的街头。

当微明在热闹的市廛上闪烁，
忽然展开一幅繁星的帐幕，
当琴弦调好，香炬点起
情人们坐在灿白的凉台上
共饮着生命深邃的香甜，

“买花吧，买花吧，”飘过这歌唱的街头。

献 给 印 度

呵，从远古的时代起你就一直年轻！
起来吧，母亲，起来，从你的幽暗中再生，
而且，像一个新娘似地上配诸天
从你永远年青的腹中产生新的光荣。

在枷锁的黑暗中各民族正在哭泣
恳求你引领他们走向伟大的晨光……
母亲，呵，母亲，你为什么沉睡？
为你儿女的缘故起来答应他们吧！

你的“未来”用各种的声音召唤你
奔向新月般的荣耀，光辉和巨大的胜利；
醒来吧，昏沉的母亲，戴上王冠，
你在“过去”的王朝里曾经是一位女皇。

时 间 的 鸟

呵，时间的鸟停在你结实累累的枝上
你唱的都是什么歌曲呢？……

唱的是生命的光荣和喜悦，
深沉的忧苦和热烈的斗争，
和春天的引吭高歌的快乐；
那为未来岁月播种的希望，
为梦想迟迟出现的晨光的信仰，
那黄昏气息里芬芳的宁静，
和人们叫做死亡的神秘的沉默。

呵，时间的鸟，告诉我你从那里学来
这些变幻的调子呢？……
在呼啸的森林和冲击的波浪，
在新娘的喜笑声中，
在新春的鸟巢里，
在因一个母亲的祈祷而震颤的黎明，
在遮蔽一颗绝望的心的黑夜，
在怜悯的叹息中，憎恨的呜咽里，
和一个征服了命运的灵魂的骄傲里。

我的城市之歌

I 在一个花格楼厅上

我该如何供养你，我的爱人？

“以金红的蜂蜜和果实。”
我该怎样使你欢喜，我的爱人？
“用铙钹和琴瑟的声音。”

我该怎样妆扮你的发髻？
“从茉莉花里选取珠英。”
我该怎样薰香你的手指？
“用孤沙^①和玫瑰的魂灵。”
我该怎样装饰你，最亲爱的人？
“以孔雀和鸽子的色调。”
我该怎样追求你，最亲爱的人？
“用爱的微妙的沉默。”

Ⅱ 在海德拉巴的市集上

（为市场之曲作歌）

你们卖什么，呵，商人们？
陈列的货色那么繁多。
“艳红和银色的头巾，
青莲紫织锦的外褂，

① 一种青草。——译者

嵌镶琥珀的明镜，
玉石柄子的短刀。”

你们称什么，呵，小贩们？
“番红花、扁豆和大米。”
你们磨什么，呵，姑娘们？
“檀香木、指甲花和香料。”
你们叫卖什么，呵，小贩们？
“棋子和象牙的骰子。”

你们打造什么，呵，银匠们？
“手钏、脚镯和戒指，
还有青鸽腿上的铃铛，
轻巧得像蜻蜓的翅膀，
舞者的描金的腰带，
君王的镂金的剑鞘。”
你们叫卖什么，呵，卖果子的？
“香橼、李子和石榴。”
你们弹的什么，呵，奏乐者？
“锡达尔^① 萨朗基^②和小鼓。”

① 印度七弦琴的一种。

② 用弓子拉的乐器，被称为印度的小提琴。——译者

你们祝念什么，呵，魔术师？
“是拘鬼召神的符咒。”

你们弹什么，呵，卖花姑娘，
用着天蓝和红色的缨穗？
“是新郎眉头戴的冠帽，
和装饰他新床的花环，
新采的白花作成寿被，
让死者的长眠馨香。”

死 与 生

死亡拍抚我的头发，温柔地低语：
“可怜的孩子，我可不可以把你从痛苦中救赎
出来，
使你的喜乐苏生，还给你
加上一些复活的狂欢……
高歌的鸟和爱莲的蜜蜂，
或是雨点莹澈的银光，
和合欢花醉人的清香，
狂风的声音和白浪的音乐？”

我说“你的慈怜使我的耳朵惭愧，

呵，死亡，难道我是这么一个无用的东西，
在我完成命定的诗歌事业
和国家需要的服务以前，
我的灵魂会颤抖，我的躯体会畏惧
它那深哀极痛的残酷的时辰，或是倒下吗？”

无 常

不，不要烦恼，虽然生命里充满着忧愁，
光艳的黎明不会因你的痛苦而蒙上面纱，
春天也不会取走莲花和无忧树叶
天赋的光彩和美丽。

不，不要悲伤，虽然生命因困苦而黑暗，
时光不会在他的路途上耽搁迟延；
今天仿佛是那么悠长，那么不惯，那么苦，
不久就会变成被忘却的昨天。

不，不要哭泣；新希望，新梦想，新面庞，
和一切未来年月的未享尽的喜乐，
会证明你的心是它的忧伤的背叛者，
也使你的眼睛对它们的眼泪不再忠诚。

夜 中

睡吧，我的小人儿，睡吧，
平平安安地直到天明……
我们要守这漫漫的长夜，
你们睡着时我们播种，
你们醒来时天光明朗，
你们的镰刀好去收割那成熟的庄稼。

睡吧，我的小人儿，睡吧，
你们的是金色的“明天”，
你们的是一双收割的手
收割我们在你们睡时种植的梦想，
我们的希望和忧愁喂养了你们，
我们哭泣的眼泪使你们富足。

黎 明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天亮了，
清晨的铙钹打响你们觉醒的时间，
长夜过尽了，我们的劳动终止了，
和风吹拂着我们耕过锄过的田地，

很快地庄稼成熟让你们来收割，
这是你们睡时我们种下的庄稼。

我们的双手无力，但是我们的工作细心，
在黑暗里我们梦想着你们灿烂的黎明，
我们在静默中努力争取快乐的明天，
用我们忧伤的井水灌溉你们的秧田，
我们劳作来丰富你们醒时快乐的破晓，
我们的夜更守过了，看呵，天亮了。

孩子们，我的孩子们，你们是醒来
承受我们辛苦精神的最终希望的人，
说吧，当你们年轻的心珍视
我们种下给你们收割的种种梦想，
你们给予我们的报酬是颂扬还是痛苦？
是用你们的爱来涂油献祭，还是用你们的饶
恕来控诉。

威武不能屈

呵，命运，夹在“痛苦”的磨盘中间，
你虽然把我的生命碾压得像碎米，
看，我要用我的眼泪使它发酵

还把它做成“希望”的饼去安慰、哺养
那些除了悲痛的苦药以外
得不到食粮的无数的心。
虽然你曾把我开花的灵魂
投入“忧愁”的火焰，还把它踩在土里，
看，它却像丛树一般重新开放
在“爱”的新生枝叶之下荫蔽着
那些除了苦命的蓓蕾之外
没有园花的无数的灵魂。

编后记 萨洛季妮·奈都夫人 (Mrs · Sarojini Naidu, 1879—1949) 是印度著名的民族诗人，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作为一个诗人，奈都夫人在印度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她年轻时在英国上大学，她的诗都是用英文写的。早在一九〇五年，她二十六岁时出版的第一部诗集《金门槛》 (Golden Threshold)，就显露出了她写诗才能。一九一四年，她被选为英国皇家文学协会会员，此后她又写了《时间的鸟》(The Bird of Time)、《折断了的翅膀》(The Broken Wing) 等诗集。她充分掌握了诗的韵律形式。她写诗的题材也是多方面的：对于祖国的歌颂，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

未来的希望，劳动人民的生活，爱情等等。她的手法是抒情的，然而诗里充满了炽烈的爱国主义，散发出了活泼、新鲜的气息。

作为一个政治家，奈都夫人在印度的政治界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她和甘地一起，积极从事于民族运动的工作，她曾多次被捕入狱，然而这并没有使她的勇气和乐观主义的精神受到挫折，相反的，她更勇敢地领导着斗争，推动运动前进。奈都夫人的诗和政治斗争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她在一首诗里说：

……作为一个诗人，
我唱出了雄伟的歌声，
响起召唤斗争的号角，
我将怎样燃烧起——
那使你们从奴役中觉醒的火焰啊！

她也是一位演说家，能用几种语言作极其流利的讲演。她的演说犹如烈火，使听众深深受到激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她曾到北美洲旅行讲演。

奈都夫人是印度妇女中第一个被选做国大党领袖的人，她是妇女会议的主席，她积极从事

于打破印度上流社会妇女的“深闺闲居制度”的工作。

奈都夫人的一生也是充满着反抗的，她出身于一个婆罗门家庭，她父亲是个教育家，大学校长。但她却爱上了出身于首陀罗家庭的奈都。她不顾阶级的限制，不顾人言的毁谤，跟奈都结了婚。

这里所发表的诗选自她的诗集《神笛》(The Sceptered Flute)。

(译诗最初刊于《译文》1957年8月号。)

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

又到了一年一度使人欢欣鼓舞的国庆节了！作了一个新中国的公民，对于自己亲爱的祖国的生日，本来已有着无限的欢乐，而作为一个新中国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女们，为着过这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地准备着，兴奋地谈论着，那种热烈的情况，会使得作母亲的心，加倍地高兴、温暖。我知道每一个新中国内和国外的母亲，都会有同样的感觉的！

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我们赶上了这个新中国的时代，我们的儿女们是尤其幸福的，因为他们这样小小的年纪，就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这个簇新的国家的六亿人民正以勇健、坚定、乐观、豪迈的步伐，向着无限快乐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途迈进。只要我们的儿女们，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和培养之下，在做父母的扶持和关怀之下，能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健康、诚实、勇敢、活泼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永不掉队的接班人，这

个簇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光明快乐的前途，便永远是属于他们的！

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欢腾的日子里，作为一个身在国内的新中国的母亲，我应当对你们报告些什么呢？我感到我对你们所要说的话，就是双管齐下，也说不完的！一九五七年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胜利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年。我们六亿人民的生活显著地提高了，工人的工资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了 37%，此外如住宅、衣、食、子女教育、劳动保险等等待遇，也受到党和政府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农民的购买力，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增长，也比一九五〇年上升了 136%，在五万万多的农民中，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是中国数千年来所没有过的。以上只简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情况，其余也可以类推了。至于我们重工业建设的成就，更是使人兴奋不尽的，我们大量生产了载重汽车、喷气式飞机……以及许许多多以前都得从外国输入的机器，如火车头、纺织机等等，如今我们自己都能自制了。我们天天看报纸，每天都有使人惊喜的消息，如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出品，新的基本建设，每天的报纸消息，都是应接不暇的祖国飞跃前进的纪程碑！开山填海的厦门海堤，和鹰厦铁路的通车，现在已不是新闻了，横跨长江一公里多长的

大桥，在你们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就已经彩旗招展地直驶过“不尽滚滚”的长江了。这一切，都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全国六亿人民，为着自己和子孙的幸福，而同心协力地奋斗着，做了前人几百年几千年没有做成的工作，党的领导真是正确，人民的力量真是伟大啊！

今年春天，我出去走了一趟，走的还不过是江苏省一隅。我游览了些名胜古迹，如南京的中山陵、玄武湖，镇江的金山寺，扬州的西湖，无锡的太湖，宜兴的善卷洞，苏州的拙政园，留园……和城外的虎丘等处，这些地方，在解放前，真是“断井颓垣”“荒烟蔓草”，如今到处焕然一新，金碧辉煌，周视之下，使我快乐而又惊讶！我们的政府在千头万绪的大建设之中，还念念不忘于祖国的艺术、文化，和广大人民的文娱生活。但看如蚁的游人，都自由自在地在享受工余憩息的快乐，小孩子们尤其活跃，草地上，山巅，水涯，处处听到他们天真活泼的笑声，当我看到这种情景，感激的热泪，常常不自觉地涌上我的眼眶。我感谢领导我们的伟大正确的党，我热爱我们的辽阔美丽的祖国，我羡慕我们的快乐幸福的儿童。

我的话又说远了，其实只就我身边的生活里，北京的城郊之间，每天不断地有新的建筑在破土，在施工，在完成，有新的道路在开辟，在铺设；有新的车

轮在行驶……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我所没有看到的地方，也不会例外。总之，北京和祖国的面貌，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我不知道看到这封信的母亲们，离开祖国已有了多少年？你们的亲人在祖国一定还有，在祖国也许还有你们的儿女，你们一定也从他们那里得到我所没有听到的兴奋的消息，让我们大家为此而庆幸吧。我要满怀欢乐的重复一遍说：“新中国的母亲们是幸福的，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幸福的！”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北京天安门前的几十万群众，挥动着荡漾如海的彩旗和花朵，高唱着响彻云霄的生产胜利的凯歌，而在你们海外的各个会场上，也会有绚烂的彩旗，芬芳的花朵，和欢声洋溢的人群。让我们隔着万水千山的心，在这欢乐的气氛中，紧密地连在一起，让我们在这欢乐庄严的节日，彼此许下诺言，永远为“教育扶持我们自己的孩子，使他们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接班人”而奋斗到底！

祝你们节日快乐！

冰 心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

莫斯科的上空

带着朦胧的旅倦，
我从西方归来；
隆隆的机翼声里——
世界母亲的焦虑和希望
鼓荡在我的胸怀。

广岛的母亲，
华沙的母亲，
黄金海岸的母亲，
塞浦路斯的母亲……
千万只手臂挥舞着，
叫出了她们的痛苦和抗议：
我们不要氢弹，原子弹，
我们不要毁灭世界的祸灾！
我们要和平，幸福的生活，
我们要保卫千千万万的婴孩！

西方是滚滚的乌云充塞，
战争的嚷叫淹没了
正义的声音——
半夜的天空是一片沉黑，
看不见一丝一线的光明！

霎时间——
我们飞临莫斯科的上空！
低头看见了遍地的光明，
这光明布满了我的眼界，
点点滴滴繁星似地晶莹！

这是第一座伟大的不夜城市，
这是第一座保卫和平的堡垒！

霎时间，我心里充满了信念和慰安，
朵朵的愁云被这万点光明冲散！

如今，在两年后的今天，
第一颗和平的星辰又
从那里射向天空，
怀抱着睡婴的母亲微笑着
仰望它的云中的道路！

它围绕大地急急地飞行，
飞临大地的每一个城市。
它带着苏联人民的力量和意志，
把和平的消息传播给世界的人民！
让黑云里的战魔们发抖罢！
让为毁灭而创造的核子武器
 从他们发软的手中落下！
这颗和平的星星，
给了坚强的保证！
母亲们实现了她们的愿望，
看有谁再敢挑起战争？！

一九五五年七月初稿，
一九五七年十月补写。

（本诗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1日。）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亿万个受苦人的心
转朝着同一的方向。

佝偻的矿工，从黑暗的
洞穴里爬出，伸直了腰。

流汗的佃农，把为地主
收割的镰刀，往地下丢。

做炮灰的小伙子，从“长官”
手里，抢过了自己的枪……

希望钻进了他们痛苦的心，
觉醒给他们劈出一片光明！

亿万个受苦人的心，合成
一股拔山倒海的洪流，
在世界上，冲洗出
一片片的干净青葱的大地！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四十年来，在这大地上
引起了多少快乐的声音！
一座一座水库里的水
哗哗地响，
一片一片金黄的庄稼
簌簌地响，
一串一串穿洞过桥的火车
突突地响，
一座一座雄伟的机器
隆隆地响，
还有个新生的小月亮，
绕着地球，飞得嗤嗤地响！

这些声音是人间的交响乐，
声音里的自由人们，
正在创造自己的天堂；
它们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回响，
它们永远为十月革命而高唱。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北京。

（本诗最初发表于《北京文艺》1957 年 11 月 20 日 11 月号。）

第二颗人造卫星

又一颗红色信号飞上天空，
千万个科学家们欢声雷动！
我们排齐了精壮整齐的队伍，
向着最伟大崇高的目的进军。

帝国主义者不必心惊胆战，
我们才不要低头来看
眼底的一小撮灰尘！

除非你们胆敢在地球上的
任一个角落发动战争，
那我们就要随手回击毫不留情！

我们不像你们驱使一班
传教士，买卖人，
紧跟在雇佣的探险家背后，

来麻痹剥削别洲别国的人民；
我们也不要军舰，飞机，
我们七十个人，还要把
船儿不停地航行到底！
“冲过秋冬的雾，
迎着五月的风，
我们还要把航程，
缩短它几点钟！

“帝国主义者不要做梦！
罪恶的掠夺必定告终，
埃及人民站起来了，
不让海盗们仍旧称雄。

“和我们一起站在‘桥’上的，
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民，
我们有磐石般坚固的信念，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北京。

“面人郎”访问记

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去访问郎绍安同志，我的心情是兴奋的。

这几年来，我常常从报刊和画报上看到关于“面人郎”的报道，和他以及他的作品的照片。今年春天，我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见到了他的老师赵阔明同志，我们谈话中提到这位名驰国外的“面人郎”，我总想能有机会见见才好，今天果然如愿以偿了。

我进到了他的阳光明朗的工作室，屋里暖烘烘地，已经生了炉子了。郎绍安同志迎上来亲切地和我握手——两道浓眉，一双深沉的眼睛，一脸的胡子茬儿，笑起来显得直爽，诚恳。

他殷勤地给我倒了一杯茶，我们在他桌边坐了下来。桌上有几件他的作品，是《西游记》中的一段吧，有个手搭凉篷，腋下挟着金箍棒，拳着一条腿站在棉花做的云端里的孙悟空，还有其他的戏出；但是我们的谈话一开了头，他就一见如故地对我谈起他

的童年，他谈的那样生动，那样亲切，把我的全部精神吸引住了，把我想问他的一切，都忘却了！

“我是前清宣统元年生的，属鸡，照推算该是一九〇九年吧。我的祖先是吉林省琿春石山子的人，入关已有三百多年了。我们是满族镶红旗人，可是到了我的父亲的时候，家道就很困难了。我父亲做小买卖——卖豆腐浆，供不起我们弟兄四个读书，因此我虽从六岁起读书，到了十一岁那年就停了学，到天津去学石印的手艺去了……”

他点了一支烟，微微地笑了一笑，笑里含着阴郁，“您知道那时候当学徒，可不比现在，受的打骂可多了，我的第一个师傅还好，第二个师傅就厉害极啦！我们那时候学套色石印，印新疆图，一共有七色，套印错了，师傅一嘴巴就打过来。我们三个当徒弟的，都只有十二三岁吧，实在受不住了，商量好了，夜里跳墙走。先从院里扔出被窝去，然后人再一个一个地爬出来。三个孩子在天津举目无亲，怎么办呢，就把衣服什么的卖给打鼓的，凑了点钱买车票回北京。我们都是小孩，只打了半票，哪晓得火车到东便门，车底下钻上来一个人，也许是铁路上的人吧，可是旧社会的铁路上的坏人也不少呵！他看了我们的车票，说：‘不行，你们怎么打的半票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车站上去了，车站屋里坐着一个人对我

们拍起桌子，做好做歹的叫我们每人再拿出十吊钱来——现在也就合四角钱吧，可怜我的同伴一个姓荣的连脸盆被窝都让他们扣下了，结果我们还是从东便门就被撵下车了！

“我从东便门走到宫门口——就是鲁迅故居的那地方——回到了家。我们家里生活仍是很困难，我一时也不知道做什么好……

“有一次我在白塔寺庙会上，看见有捏面人的，这位就是我的师傅赵阔明同志了，我站在旁边看他手里揉着一团一团的带颜色的面，手指头灵活极啦，捏什么像什么，什么小公鸡啦，老寿星啦，都像活的一样！我看得入了迷，一天也舍不得离开，我总挨在他身边，替他做这做那，替他买水喝，买东西吃，他挪地方我就替他搬东西什么的，我们就攀谈起来了。他问我姓甚名谁，住在哪里。我都说了。他说：‘我也住在宫门口，怎么不认得你呢？’我回家去天已经晚了，父亲正要责怪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还恳求地说：‘我喜爱这个！我想学捏面人。’父亲答应了，同赵阔明老师一说，说成功了。

“我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自己就能捏些东西，出去哄小孩儿了。反正是粗活，什么小鸟啦，小兔啦，胖娃娃啦，不能说好，可是小孩说像说好就行了。一件卖一‘小子儿’或者一‘大子儿’的，一分钟能捏

上一个，就够我生活的了。

“就这样一边卖一边学，一年多的功夫，我就会捏戏文，什么‘二进宫’啦，‘三娘教子’啦……那时候师傅就上天津去了。我只好自己买些香烟里有戏文的洋画，照着来捏。可是洋画上一出戏只有一场，不够生动，我想捏戏中人物的每一个动作，我就开始去听戏，又没有钱，买不到前排的座位，只好在后边远远地看吧，看完回来，回忆，揣摩戏中人的种种神情动作，常常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

“从此我就过起游艺的生涯了，我和我的爱人，背着箱子，拉着大孩子，抱着小孩子，一家人走遍了天涯海角。我们到过天津、青岛、烟台、威海卫……也到了上海，在静安寺路交通银行的石头窗台上摆过小摊。那时我捏的小面人，就有人来收买，转卖给外国人，什么佛爷啦、寿星啦、胖娃娃啦，凑成一打，送到外国去。虽然常有一二百打的定货，可是经过中间的剥削，到了我手里，也就所余无几了！”

他又燃了一支烟：“您可别怪我，我一提到从前的事情，就激动，就难过！旧社会真是个陷人坑，像我们这样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到哪里也没有活路！我们拖儿带女，到处飘流，有时候连饭也吃不上，连店也住不到……”

愤怒和痛苦涌上了他的眉头，他的声音也就颤

动急促了：“我们在哪一个地方都呆不长，不流浪是不行的，我们又走了京汉线，东北、西北，到处都受着欺凌。不说别种坏人吧，就是旧军人，国民党的士兵……那年在张家口的康庄，我在一个兵营门口，正捏着一个胖娃娃吹号，一个号兵过来看见了，就瞪眼问：‘你捏的这是什么？你不是在形容我？’我也气了，我说‘我捏的是胖娃娃，我想捏你还捏不好呢！’他狠狠地飞起一脚，把我的箱子踢翻，玻璃都粉碎了！”

“有时候呢，一个大兵把我的面人拿走了，我赶到营门口，另一个大兵出来就给我一个大嘴巴……还有日本人时代，更不用提了，日本人当然可恨，狗腿子的翻译就更其可恶，……咳，从前的苦日子，说它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呵！”

他完全激动了，头也低了下去。我觉得很惶恐，也很窘，我是来欣赏他的作品，和他谈谈他目前的工作的，怎么会引起他谈到他伤心的旧事呢？正在我局促不安的时候，他抬起头来勉强地笑了一笑，说：“对不起，你可别介意……”

我赶紧笑说：“可不是，那都是从前的事了，譬如做了一场恶梦，您还是谈谈现在的工作吧。”

他的脸上开朗了，微笑从嘴角展到眼边：“解放后一切都变好了，人民政府十分地重视民间艺人，当人民政府发现了我的手艺，就把我从穷苦中救援了

出来，让我专心地研究我的艺术。如今我们再不流浪了，我每月有固定的工资，生活平稳安定了，我也能精心地做些细活，不怕加工，不怕费料，只要我做得好——现在的条件真是好极了！”

我问说：“您去年还去过英国，我从报纸上看见了……”

他很谦虚地微笑了：“我们经过乌兰巴托……巴黎……一路都很好。我一辈子坐过多少次海船，在无风三尺浪的海上都过去了，因此我坐飞机也不觉得怎样。”

他一句也不提他在伦敦表演捏面人的技术的时候，那种受人欢迎的光景，多么谦逊的艺术家呵！

时间已经不早了，他激动之余，似乎有点疲倦，我也就不再多问了。在我站起的时候，看见桌上一个带格的木盘，里面放着些骨片，锥子，小木梳之类的东西，就问这是否工具，他说是的，而且工具也很简单。他掀起木盘上一块遮着的白布，底下有一小条一小条像颜色粉笔似的熟面，这便是他的材料了。他说这熟面是四分之三的面粉和四分之一的江米面，和起，烫熟，再上锅蒸，然后调上颜色和蜂蜜，揉搓起来，做成的面人就可一二十年不裂不坏的。

当我赞叹说这手艺不容易学的时候，他又微笑了，说：“也容易也不容易，百分之十靠师傅指点，百

分之九十靠自己研究揣摩！”

我问：“您现在带徒么？”

他指着桌边站着的一个小姑娘说：“她是我的学徒，也是我的女儿。”

已经到了他下班的时候，我不敢再耽误他的工夫，就向他道谢告辞，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又让他女儿郎志丽带我到资料室去参观他的作品。

架子上摆的真是琳琅满目，他的比较新的作品，如“鸡毛信”，“采茶扑蝶”等逼真细腻，不必说了；而我所最爱的，还是一小组一小组的旧北京街头小景，什么卖糖葫芦的——一个戴灰呢帽子穿黑色长袍的人，左臂挎着一个小篮子，上面插满了各种各样的冰糖葫芦；剃头的——一个披着白布的人低头坐在红板凳上，旁边放着架子和铜盆；卖茶汤的；卖沙锅的；吹糖人的；无不维妙维肖！其中最使我动心的，是一件“打糖锣的”，是我童年最喜欢最熟悉的东西，我想也是“面人郎”自己最深刻的童年回忆吧，因为这一件做得特别精巧细致：一副带篷儿的挑子，上面挂着几只大拇指头大小的风筝；旁边挂着几只黄豆大小的花脸面具，几只绿豆大小的空钟；里面格子上摆着一行一行的半个米粒大小的小白鸭子，框盒里放着小米大小的糖球……凡是小孩子所想望的玩的吃的，真是应有尽有了！我真不知他是怎么捏的，会

捏得这么小，这么可爱！

这都是“面人郎”小时候最熟悉的北京街头巷尾的一切，也是我自己童年所熟悉的一切，当我重新看见这些形象的时候，心头涌起的却是甜柔与辛酸杂揉的味道，童年的回忆是甜柔的，而那时的人民生活，却是多么辛酸呵！尤其是像“面人郎”所说的“靠手艺吃饭的劳动人民”，什么吹糖人的，卖糖葫芦的，打糖锣的……都是我们极其熟识的朋友——他们除了从我们手里接过“一大子儿”或“一小子儿”的时候，偶然会微微地一笑，而眉宇之间却是何等地悲凉忧抑呵！

走出大门，头上照耀着正午灿烂的太阳。转几个弯，就走上光滑平坦的柏油路，这柏油路还是在一条胡同里。这条胡同的小学校正放午学，三三两两带着红领巾的小孩子们，边说边笑地迎面走来，一辆簇新的载满了乘客的公共汽车平稳而飞速地从我身旁驶过……我从微茫的回忆中猛然惊醒！这是北京街头巷尾的景象，也正是“面人郎”所说，“解放后，一切都变好了！”我心头辛酸的感觉焕然消失了，余剩的一丝甜柔，渐渐扩大成为满怀的欢乐。我向着明朗的高天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举起轻快的脚步，向前走去。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族团结》1957 年 12 月第 3 期。后收入散文集《归来以后》。）

向埃及人民致敬

尼罗河，用她坚强的手指
在沙漠地上，写出
一行行整齐碧绿的诗篇；
一根根矗立的枣椰树，
惊叹号似地，上指青天；
聪明的埃及人民，在
茶色的玫瑰丛中长大；
金色硕圆的柑桔
发出一缕缕诱人的香甜。

勤劳的埃及人民，
千百年来，在皮鞭下
为奴役他们的人们劳动，
百公里长的苏伊士运河，
把十二万人的青春断送；
地中海和红海的交流中

洋溢着多少母亲的悲痛！

勇敢的埃及人民站起来了！
从心底，他们感到了
全世界和平力量的支持！
在连天的炮火下，
他们咬紧牙关，
 前仆后继，
终于推倒了，打烂了
 帝国主义这具僵尸！
那天，几千双含泪的笑眼，
 骄傲地仰望着塞得港市，
 高高地升起了胜利的红旗！

今夜，我独自倚在栏边，
遥望着“七月二十三”桥上：
 桥上
 桥边
 一对对
 一弯弯
满月飞虹般的银灯
照得通明——雪亮，
几十面亚非国家的国旗，

庄严美丽地迎风飘扬；
浩荡透明的尼罗河水，
在桥下快乐地吟唱。

临风我弹去了激感的热泪，
埃及人民，我向你们致敬！
你们和我们是多么相近！
我们用砖石筑成的长城和
金字塔是那样地坚牢古老
我们的人民血肉筑成的
长城和金字塔，
都是怎样地坚固，年青！

让我们永远携起手来吧，
和亚非亿万人民在一起，
从地球上消灭帝国主义，
为下一代争取持久和平

1957 年除夕、开罗。

（本诗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 年 1 月 29 日。）